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十一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五九年九月卅日

定價：每份二角

論建設馬來亞新文化

·陸劍·

「建設馬來亞文化」的課題已經緊隨着我國在政治上的某些進展被提出來了。這是我國在脫離舊的，邁向新的社會歷史階段的過程中所必面對的，因為事實正如星洲自治政府的施政方針所宣示的：「我們發動的政治和經濟革命，必須由文化革命來支持和加強。」

建設新文化的問題討論目前正在展開，但一開始就呈現了混亂和偏差。熱烈的討論是應該鼓勵的，只有在自由的辯論中才能篩擇對問題的解決辦法，替繁雜的工作取決指南。混亂和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等到事物的真相大白，問題的本質清楚以後，我們必然是無攻不克，無堅不摧的。

抹煞多元民族的歷史

背景是錯誤的出發點

目前對問題的看法的混亂和偏差，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抹煞了馬來亞國家是多元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的歷史背景；（二）堅持以「民族文化自治」（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這兩個對抗性的原則，前者是某些狂熱於眼前政治利益的份子所提出來的，後者是某些帶有民族沙文主義（chauvinism）色彩的人士的短視成見。但兩者都是患了馬來亞歷史知識貧乏症的產物，這却是不可掩飾的。

馬來亞存在着多元民族，的確是一個

歷史的事實。馬來亞的民族形成的過程，在我國從封建社會進入殖民地時代以後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完成了。在十九世紀，當英國勢力還未全面進入馬來亞內陸的時候，我國是被許多孤立隔絕的封建土邦割據着，各土邦由一個蘇丹和一個封建官僚集團（orang di-balai）統治着，其中又分裂為許多更小的單位，由侯主們（hulu-balang）據地自立。巫族人民在各個被自然環境分裂開來的小單位中生活着，彼此不相往來，也不互為瞭解，大家是不稱自己為馬來亞人的，却自稱為吉蘭丹人、吉打人、吡叻人、武義士人（Bugis），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大家是互相對立的。巫族人民的統一起來，是在英國統治者樹立了强有力的殖民統治機構以後。一八九六年建立了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一九〇九年組成了聯邦議會（Federal Council），一九二七年聯邦議會改組，各州蘇丹退出了議會。這時候，我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種產業迅速的發展着，各地積極開發的結果，我國的公路和鐵路也四通八達起來。封建勢力失去了操縱的作用，中央集權的殖民統治鞏固起來，人們的接觸頻繁了，於是漸漸排除了因襲的閉關自守的傳統，州別的狹隘觀念也消滅了，馬來亞巫族於是漸漸的形成了，漸漸趨向了成熟的階段。巫族的民族主義這時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巫族人民組織了許多民族主義的團體，如：筆友會（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巫族聯合會（Kesatuan Melayu）等，從事各種維護巫族民族利益的活動。

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在這一封建勢力漸漸衰退的歷史發展中，也漸漸的形成了。華族和印族人民是比巫族人民較慢大規模移居馬來亞的，他們最初還是抱着客居他鄉的觀念，在這「異地」緬懷着遙遠的家園，但漸漸的由於在此長居，日久生情，而經濟生活的變化，和政治因素的影響，於是促成了民族形成的實現。特別是參與轟轟烈烈的建國運動以後，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人民，不論是在經濟生活上，在政治組織上，在心理狀態上，甚至在語言的使用上，都已經大大異於中國人和印度人。他們和巫族人民一樣，的確已經不是單純的種族性和部落性的集團（not racial or tribal community），而是清清楚楚的馬來亞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他們已經形成為民族（nation）了。

巫族、華族、印族是馬來亞歷史上形成的三個主要的民族。此外，還有很多的少數民族，有：錫蘭人、泰人、巴基斯坦人、歐印種人等。而公元前三千年時就移居馬來亞的雅賓人（Jakun），尼格裡多人（Negrito）和先諾伊人（Senoi）等原始人類，他們雖然還停留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歷史階段，民族形成的過程還很遙遠，但也是馬來亞的民族組成部份，可以成

為，而且曾經成為馬來亞的民族運動的一個力量。

馬來亞的各民族人民都是馬來亞的民族運動的力量，雖然在過去，他們是分隸於各不同的民族主義陣綫，他們的努力是為各分裂的民族主義服務的，但不久，而且已經成為現實了，他們必然要匯合到統一的以馬來亞為中心的（Malayan-entred）的民族運動中來，為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馬來亞國家而努力。

建立統一的以馬來亞為中心的民族意識是正確的，這樣，才可以避免分裂和對立，使我國擺脫羸弱和毀滅的危險。但是建立統一的民族意識，為的是團結各民族的人民，使他們在統一的强有力的民族運動中獻身，保證我國的反殖民地鬥爭和社會改革的完全的勝利。建立統一的民族意識，不是消滅其他民族，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不是禁止其他民族的語文，只扶植一種單一的語文；不是建立一個只存在一個民族（sa-bangsa），其他民族被壓迫，只使用一種語文（sa-bahasa），其他語文被消滅的國家。歷史已經証明了：我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多元民族的國家在歷史上多的是，我們何苦昧於歷史，何苦否定歷史上民族形成的過程，何苦歪曲馬來亞的巫族、華族、印族人民不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却把他們當做純粹的血族集團來看待，造謠說：他們不過是依靠血緣關係的種族（race）吧了！

必須指出：有很多人已經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們曲解了建立統一的民族意識的根本目標，走上了企圖消滅民族語文，亦即是消滅民族，亦即是實行民族壓迫

（下續第八版）

這幾年來，馬來亞的形勢起了很大的改變。隨着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和新加坡的內部自治，使本邦呈現出一個新的局面。

可是，這個新形勢的出現，並不能使許多過去就存在着的各種困難即刻迎刃而解，建國事業也不可能毫無阻難的進展。因為新形勢也帶來了新問題。

許多新問題並不是突然產生出來的，而是過去就已經存在着，只是在殖民地時期沒有比較突出和尖銳的表現出來而已。由於新形勢的出現，就使得這些問題必須得到及時適當的解決。

任何一個新興的國家，必然要面對着許多新的問題。馬來亞當然不能例外。

馬來亞的社會背景相當錯綜複雜，這裏雜居着各種民族，交匯着東西文化。多元民族的社會背景，產生了民族、語文、文化、教育等等極為複雜的問題。加以巫族和華族在人口數目上又很接近。而華族和印族又和文化古老、歷史悠久的中國和印度有着精神和文化的連繫。同時，殖民主義者長期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製造種族間的猜疑和仇恨。這些情況和因素造成了今天馬來亞所面對的許多新問題，也造成了這些問題的複雜性為舉世所僅有。

這些問題必須得到合理的解決，馬來亞的建國事業才能轉入康莊大道。

現在，各方面的人士都對這些問題紛紛表示意見，並提出各自認為適當的解決辦法。對於某些問題，大家的意見大體相同或相近；可是，由於各人的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對一些問題也有不一致的看法。

本着愛國心和責任感，我們南大同學對這些問題自然不能不關心。

南大學生會本年度會務方針的一個口號：「關心祖國，發揚愛國精神」，正是針對着這新形勢而提出的。我們要怎樣來關心祖國，發揚愛國精神呢？很明顯的，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注意祖國局勢的發展，將祖國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當作我們自己的切身問題，對這些問題加以深入的研究。因為祖國的命運和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關，祖國的前途就是我們的前途。

首先，我們要密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民族的問題。由於馬來亞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民族問題自然顯得格外重要。這個問題關係整個國家的前途至為重大，要是沒有好好的處理，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對於民族問題，必須極力強調的是團結合作，和睦共處。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在這個半島上有着和平生活的長久歷史，而且曾經共同努力爭取國家的自由獨立。民族問題在這裏本來並不嚴重，可是，近年來由於各民族當中一些少數的不良份子，為着一己之

私利，而利用種族情緒；以及某些幕後的陰謀家，為着奴役馬來亞人民，而進行煽動種族不和。於是，民族問題就有惡化之勢。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無需過於悲觀，只要各民族人民一致效忠於馬來亞祖國，大家齊心合力，野心家自然就無機可乘。但是，我們的警惕性還是不能放鬆。

由於多元民族的社會，也就必然產生了多種語文的問題，這在今天的馬來亞是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有一種國語，這在多元民族的國家就是一種共通語文，以便溝通人民之間的思想感情，才能促成國家的統一。這是一般都接受的原則。因此，馬來亞除了各民族的母語之外，必須規定某一種語文作為國語。非常幸運的，目前各族人士都一致同意以巫語為國語。這樣，語文問題可說已經解決了一大半。

當前的語文問題，關鍵是在巫語以外的其他語文在馬來亞的地位的問題。許多人所關心的是華文和印文是否能自由發展，是否會受歧視和排擠，甚至是否會被消滅？

在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照理是必須讓各民族的語文自由發展才對，大家也都在原則上同意應該這樣。可是，理論和實際往往相差太遠，這就使得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產生了。

和語文問題相似的是文化問題。現在，有許多人在討論着建設「馬來亞文化」的問題，馬來亞文化將怎樣形成呢？它的性質會是怎樣的呢？由於文化是長時期的事業，這些問題是不容易一時得到解答的。不過，大家都認為馬來亞文化必須是匯合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形成的，在形成馬來亞文化的過程中，不應該獨尊某一族的文化，或消滅另一族的文化，馬來亞文化應該是在各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引起我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教育問題，這個問題目前在聯合邦是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教育問題和語文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要是語文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教育問題就會簡單得多了。

另外，還有其他問題如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加以留意的。

事實說明了建國事業的艱難，擺在新興的馬來亞面前的這些新問題，必須得到妥善的解決，然後，一個幸福、繁榮、和平的馬來亞才會出現。在這方面，我們南大同學所肩負着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作為馬來亞的兒女們，我們該怎樣獻身為國呢？



新形勢新問題

學生會主辦第二屆 華英語演講比賽將舉行

一年一度由學生會主辦的華語英語演講比賽，將於十月一日及二日兩天假文學院禮堂分別舉行。

參加同學的演講內容將是有關學生會今年度所提出之會務方針：配合「加緊努力，提高學術水準，關心祖國，發揚愛國精神。」茲將比賽細則列下：

- 演講者，必須於比賽前廿分鐘到場。
- 演講者，必須注意演講

內容，修辭、聲調及態度。

- 以抽籤決定演講者次序，每位演講不得超過十分鐘。
- 演講比賽優勝者的名次由評判員全權決定。
- 參加者須絕對遵守本規則。
- 本規則有不盡善處，得修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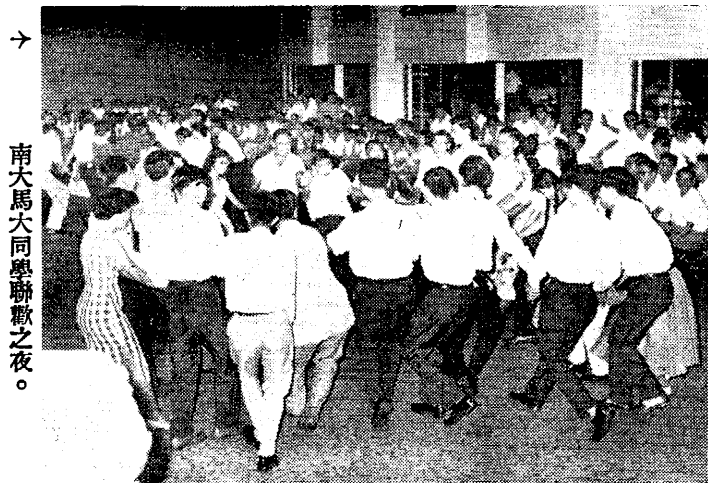
關心祖國經濟問題

社科主辦

「馬來亞經濟建設」講座

社會科學研究會於本學期舉辦「馬來亞經濟建設」講座，敦請本坡著名之經濟學者及專家蒞校作一系列的演講。講題共有十一項，除了廖頌揚主講之「馬來亞經濟體系之結構及其特徵」，游保生博士主講之「人口增加問題」，布都查理主講之「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配」，非立之「轉口貿易」經已舉行過外，尚有翁

姑亞茲之「農業階級的發展」，謝哲聲教授之「農村經濟及其問題」，周開仁博士之「資本形成」，林溪茂博士之「社會保險」，黃開祿博士之「經濟建設與人力建設」，甘巴博士之「職工會」，吳慶瑞博士之「經濟政策與展望」等講，將於十一月十日之前分別舉行。



南大馬大同學歡慶之夜。

南大同學慶祝獨立二週年 首相勉勵獻身為國

★★★★★★★★

★★★★★★★★

南大學生會於八月卅一日晚七時半，假文學院禮堂，熱烈舉行慶祝馬來亞聯邦獨立二週年紀念大會。

參加大會同學近千人，大會開始時，全體肅立奏聯邦國歌。繼由大會主席林源德致詞，勉勵同學把青春獻給祖國。接着是宣讀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的獻詞，新加坡政府代表衛生部長依勿拉欣，校方代表陳宗南，學生會法律顧問馬紹爾也相繼在大會上致詞。同學還表演了餘興節目，為四個民間舞蹈：手巾舞（馬來）踢球舞（中國）卡查馬依舞（新疆）傘舞（印尼）。

聯邦首相的獻詞說：「過去二年內，尤其是最近大選期間，我們所受到的最大教訓，並不是一個新的真理，而是一個事實——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繁榮，快樂的馬來亞起見，必須建成民族的團結。」

「我們過去不斷地指出這一點，今後將繼續強調這一點，從三大種族中，把一個國家

建立起來，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如果要獲得成功的話，我們必須和諧共處，共同工作，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一定可達成此目標，我相信，不管甚麼地方，凡是效忠馬來亞的人士，都會堅決地抱着這個見解。

「但是單單有這種信念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下最大的決心，而且須有良好的工作表現，大學生在求學時期及畢業後，對這個重要目標的實現，可以有很大的貢獻，他們可抓緊每一個機會，向我國屬於多元種族的人民強調，我們必須抱着馬來亞的觀點，而且經常採取符合馬來亞觀點的行動，不好讓政策上的枝節歧見，使你們對這方面的信念，發生動搖。」

首相說：「我從報章上的報導，知道你們最近曾為了重新評價的問題，而渡過了一個艱苦的階段，我促請你們不要灰心失意，而應抱着友善的精神，去處理你們的問題，我一

點都不懷疑，你們對這項工作一定可以勝利。」

首相的獻詞說：「值此慶祝默迪卡二週年紀念之際，我感到非常愉快，向南洋大學學生會發表此獻詞，我們馬來亞聯邦贏得了獨立以來，只不過二年的光景，我們堅決地保持了我們對和平與容忍的理想，及對民主的信念，既使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除迪卡紀念日的慶祝，仍在向馬來亞效忠的所有人民心中生了根，這個紀念日已成為全國每一個人歡欣鼓舞的日子。」

「但我們在歡欣鼓舞之餘，也應該回憶我們過去的成就，及瞻望將來，簡言之，默迪卡將時時刻刻成為我們一年中的轉捩點。」

「當你們正為將來的事業建立基礎之時，時時想起了我們可愛的國家，並立誓你們將時時刻刻為國家的利益服務，這樣一來，你們可對民族團結之達成，盡一分力量。默迪卡！」



蘇門答臘民間舞蹈——傘舞

★★★★★★★★

南大馬大同學歡慶中秋佳節 燈籠、月餅、沒有月亮

九月十八日晚，南大同學假籃球場舉行中秋聯歡晚會。

晚會由學生會康樂股主持。參加的除了南大同學外，包括馬大代表、南大先修班同學，情況熱烈。許多遲到者都被「罰站」。

是晚美中不足的是：沒有月亮。

燈籠聽說是由同學自己糊的，式樣翻新，精彩異常，甚至有「人造衛星」和「火箭」。

月餅沒有蛋黃，少有人問津。

「支援前綫」是舊節目，大家却玩得蠻有趣。

前綫需要「紙彈」，大家找不出來。有人竟妙想天開在紙上寫了紙彈兩字交上去，惹得全場大笑不已。

當播音機播出要各組表演「有客騎馬自遠方來」的時候，某君稟悟非凡，馬上揮動樹枝當馬鞭，從會場最遠的一端跑起，引得大家笑痛肚子，連眼淚也擠出來了。

土風舞是全場最多人參加的節目。不少對舞蹈一向缺乏興趣

、甚至沒有跳過的同學也硬手硬腳擠進舞蹈的圈子去，跳得興高彩烈！

跳呀、舞呀，大家都不願停止。

站在高處看，只見全場圓圈套着圓圈，長龍接着長龍，大家舞個不休，非常好看。

有人說這是三年來舞得最痛快的一晚。

因為青春屬於我們的。

十一時，晚會結束。（凌）

賊徒混跡南大 許雲樵郵票被竊

南大史地系教授暨南洋研究室主任許雲樵教授，最近發現其深藏於宿舍的十三本郵集為人所盜。十三本郵集，這在數量上和價值上都不是一個小的數目。難怪許教授要為此而感到悲慟、忿恨、腸斷、心疼。因為這「是四十餘年來，孤心苦詣，慘淡經營的名貴郵集十三本，其中分國黏貼好四萬餘枚成套的珍品，還有首日封、大整張、零星散插的數也數不清。價值鉅萬，固且不

論，這却是我一生心血的結晶，是我一生積蓄的儲存。」（見第八期行動週刊許雲樵「悼愛篇」）

全校同學獲悉此事之後，除對許教授表示萬分同情外，同時也為之難過。

據悉，警方對此事件經已尋得蛛絲馬跡。全體同學咸望能夠早日水落石出。否則，任此等賊徒混跡於堂堂學府，大學的尊嚴在那裡？

今年就要畢業的四年級同學鑒於校方沒有明確的規定與考各科目的範圍，與考試制度的不完善，一致要求校方對有關問題作慎重的考慮和合理的處置。八月廿八日學生會召開四年級各班代表會議，隨後由學生會派出二位代表聯同畢業班各班代表各一位組成「處理畢業考試問題小組」，專門處理畢業考試問題，經過與校方的數度接洽及商討後，對有關問題已達到某種程度上之結果。小組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並宣佈無限期休會，且呼籲四年級同學努力準備畢業考云。

(體)		(育)	
拔河系際賽			
冠軍：先修班文科			
亞軍：先修班理科			
殿軍：理學院化學系			
× × ×			
本校二屆運動大會成績			
男子團體冠軍：理學院			
女子團體冠軍：文學院			
× × ×			
南大馬大常年球類對抗賽結果			
乒乓	6比3（南大勝）		
籃球	58——54（南大勝）		
足球	1比0（馬大勝）		
羽球	5比1（馬大勝）		
× × ×			
南大馬大師訓三角田徑對抗賽結果			
冠軍：馬大（共得46分）			
亞軍：師訓（共得39.5分）			
季軍：南大（共得33.5分）			
(圈)		(內)	

提倡上演本國劇作

戲劇會公演三齣獨幕劇

由本校愛好戲劇的同學組成的南大戲劇會，已於九月底假文化宮演出。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演出。演出的劇本全部採用祖國的劇作者所創作的，共有三齣獨幕劇：即北馬葉若痕先生著的無靈的杯投，吉隆坡羅大章先生的血腥的人以及星洲林晨先生著的打破鏡子的女人。其中血腥的人是本邦康樂音樂研究會客串的。

該會自演「釘頭鳳」後，便以「鼓勵創作劇本，上演本國劇作」為會務活動的內容，曾經廣徵各方面惠賜稿件，原擬選擇佳作，出版專集。惜因其他關係沒有實現。這次在建設新文化號召

下，戲劇會特排演本國劇作者的作品，希望在我國戲劇活動方面盡一分棉力。

從七月假期開始，該會負責演出的同學便積極展開各方面的籌備工作。開學後即分頭進行排演。

據負責同學稱，所有參加演出的工作人員和演員都以高度的熱情毫不鬆懈地幹着，已於九月廿五日假文化宮舉行上演開幕禮，並當場頒獎予原作者。除廿六、廿八，繼續於文化宮上演外，並於廿九日在本校文學院大禮堂演出招待會員。

難！忘！的！時！刻 谷衣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

黃昏，當夕陽的餘暉染紅了雲南園的上空時，圖書館的右階上，早就站滿了穿着白衣藍褲及美麗花裙的男女同學……他們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來自「千島之國」的藝術使者們的到來……

不久，一輛紅色的巴士珊珊而來，不消片刻，便已停在圖書館前面的前面的小道上，三十餘個穿着鮮艷奪目及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的男女冉冉而下……哪，他們就是我們期待的友人——來自「赤道上的翡翠」的文化使者。

不必經過甚麼正式的介紹，同學們早已自動上前自我介紹並跟他們攀談。語言上的隔閡，却絲毫不能阻止我們友誼的交談。參觀了圖書館……我們便朝向新餐廳走去……溫雅風趣的客人和熱情好客的主人早已打成一片，熱情開朗的笑聲充滿了幽靜美麗的雲南園。

其時，適值同學們用完晚餐，三五成群的迎面而來，看到這些來自鄰國的友人，臉上頓時呈現出愉快的微笑。

走呀走呀，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那兒早就擺設了整齊的桌椅，桌上滿是水菓糕餅，花生汽水……負責同學熱情招待，一次又

一次地請他們不要客氣，好讓遠方的客人吃個痛快！客人激動地說：「太飽了，的確太飽了，說不定會走不動呢！」

團長耶約托為了使在場的同學們能認識文化團員，正式將每一個團員一一介紹，掌聲和愉快的笑聲劃破了寂靜的黃昏……大

社會科學研究會

獲得出版准証

社會科學研究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於日前獲得出版准証，據該會出版股負責同學稱，出版准証的獲得，是一個非常令人欣慰的喜訊。該會今後所出版的刊物得以流傳於星馬各個角落，同時也提供了同學將平時學習的心得與社會各階層人士共同研討的機會，這無疑給予該會及同學無限的鼓舞與激勵！

另悉：該會主編之「社會科學研究集刊」第五期經已籌備就緒，將於十月十日問世。

家有說有笑，賓主不分！

七時了，我們邀請他們到文學院禮堂參加我們的大聯歡會……從新餐廳到文學院禮堂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所以我們提議讓團員們去搭巴士，而南大同學則步行……那知却遭到團員們的反對，他們堅持要跟同學們走在一

起。商討的結果最後決定讓女團員及女同學乘車，而男同學和男團員則肩並肩邁着大步，走向文學院……

好容易才到達那兒，忽然響起了連連不斷，震動人心的「劈劈拍拍」的爆竹聲……印尼文化團的全體團員，在雷動的掌聲中步入禮堂。

首先是學生會主席致歡迎詞，並將一顆閃閃發光的南大校徽掛在團長耶約托的衣襟上，接着是團長致詞，還把團員們介紹給同學們，並高歌一曲——「我們盡情歡樂」，同學們也附和起來，台上台下，皆是那動聽悅耳又熱情的歌聲。

節目就這樣進行下去……突然，台上出現了一個小姑娘，身穿爪哇古裝翩翩起舞，這就是黃玲英小妹妹所跳的「班吉·斯米朗」舞。……那活潑的表情，那靈活的眼睛，那優雅嫵婉的舞姿，簡直像葡萄酒一樣迷人，博得了全場的喝彩。

南大同學也表演節目助興，如「國樂演奏」，「笛子獨奏」和「半邊裙子舞」等，也贏得了不少掌聲！

印尼文化團此次所表演的節目全是屬於觀摩性質，故蘇島的「椰殼舞」和「臘燭舞」皆是由單人獨舞。雖然如此，但其舞姿的美妙，動作的純熟，真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不愧是傑出的藝術家！

看了他們的表演，又想想他們前數天在坡底的演出，竟使人拍案叫絕，讚嘆不已，我不覺竟有這樣的感慨：

千島如畫又如詩，
峇厘舞蹈多妙姿。
柳腰婀娜爪哇舞，
一片春光花滿枝。

當晚最精彩的節目，要算是伯加梭（Pak Kasur）所領導的「昂格隆」演奏。伯加梭，這位印尼傑出的藝術家，在印尼是盡人皆知的。他不但是優秀的作曲家、作家、同時又是廣播電台節目的負責人。他熱愛人類的花朵和春天，於是積極組織兒童樂隊，教育兒童，使他榮獲了「兒童之友」稱號。

當穿着爪哇裝的伯加梭及他的樂隊上台表演時，台下掌聲不絕於耳。和藹可親的伯加梭，具有討人喜愛的面龐，他那滑稽及出有戲劇性的動作，使你忘記了悲哀而發出會心地微笑。博得了觀眾的讚美。首先，他以親切的語調，向在場的同學們解釋那神奇的竹樂。他說：「『昂格隆』（Angkelung）是一種極簡單的樂器，它是由竹子做成的……是爪哇的民間樂器。『昂格隆』之所以得名，全是因為它發出的聲音『格隆、格隆』『昂格隆』的玩法非常簡單，即使是個小孩，只要費十分鐘就學會了……每一個『昂格隆』表示一種音調，所以現在站在台上的許多人，其實就是一架活鋼琴！但是，各位，假如他們之中有一人打瞌睡的話，那麼就會不成調子了……『昂格隆』的樂譜是一張寫有1234…

…的大紙……。剛才講過，『昂格隆』是由竹子做成的，可是，在印尼獨立戰爭時期，印度尼西亞人民把竹子削尖，但並不是做樂器，而是當作武器，跟敵人作戰，保衛着他們的祖國……」

說完，他就開始指揮團員們演奏印尼民歌。看看伯加梭的動

作，再聽聽那悠揚動聽的音樂，即使無酒也會陶醉的！

聯歡晚會就在友誼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同學們紛紛歡送這些優秀的藝術使者們上巴士……在「再見」與「Sampai Berjumpa」的呼聲中，我們就這樣跟他們分別了。

南大點名之風盛行 小明

本學期開始以來，南大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就是像小學中學一樣的每節點名。有些教授說是為了要認識認識同學。于是乎，逢上課必點名。

有位教授創立一種新辦法：凡是一次點不到名者，當作曠課一個月，假如誰病倒了或臨時有要事而被點到則算他活該。

點名方式精彩百出，點名的時間則隨時變換。有時在剛上課時點，有時則在第二節下課前數分鐘點，並在點名時分派講義，點到名者才有份兒拿，如果一班人數眾多，花費去的時間至少二十分鐘以上。真使人懷疑上課時間不寶貴！

英文研究會活動展開

英文研究會自從本年上學期改選後，執委會便制訂了一個工作大綱，其中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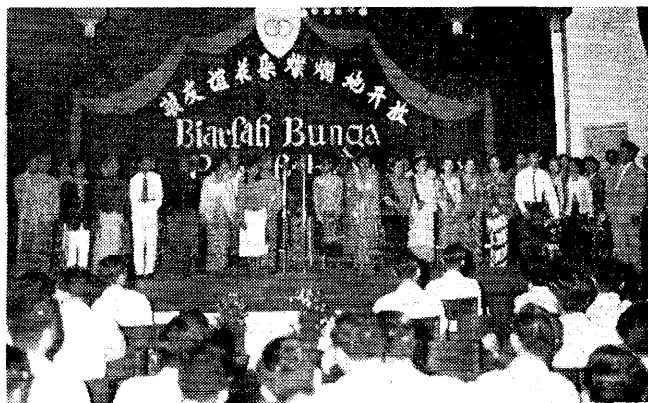
- （一）定期出版「南大火炬」（Suluh Nantah）。
- （二）開設英文班，提高同學們學習英文的興趣。
- （三）經常舉行演講會，座談會與辯論會。
- （四）經常放映學術性及有益的影片。
- （五）舉行一次英文小說比賽（以馬來亞背景為題材，反映我國人民的生活。）

（六）籌劃參觀立法議會，文化部與其他政府部門。

（七）至少舉行一次野餐會與一次晚會。

其中英文班經已於九月九日開始上課，講師為本校先修班講師尹景祥先生。

又悉：英研會最近經已徵得本邦名律師馬紹爾先生之同意，在Mrs. Gracia Tay（本坡師訓學院講師）的協助下，親臨本校主持開設「演講講座」，預定每週舉行一次，相信屆時報名者必甚踴躍云。



印尼文化代表團訪南大

促進國際間大學學術之交流

今年四月間，美國名教授克普納博士（Dr. Kepner）到南大義務授課一學期，擔任的功課是經政系政治組的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輿論與宣傳。

克博士係來自美國賓斯非尼亞州的狄更遜學院（Dickinson College, Corlisle）。他自1947年起就擔任該學院社會學系的主任職。今年年底，他將回返該學院。

他出生在波士頓地方（Boston Metropolitan District）。於一九一六年畢業於美國東北的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1917年獲哈佛大學的文碩士學位。接着在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並於1937年在後者領獲博士學位（Ph. D.）。

於任教狄更遜學院前，自1946年起前後在美國的歐海偶州（Ohio）的蘇爾富勒學院（Schaufler College）與西後備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大學教授社會學。

他曾經三次訪問歐洲，其中一次曾到蘇聯，二次遊歷南美洲。此次訪問亞洲的完成其終身志願云。

美國名教授義務到南大講學

學生樓——

圖樣繪就、樓址劃平

大規模募捐工作將展開

學生會交給本屆籌建學生樓委員會的任務是：加緊籌備工作，力求在本屆執委會任期內動工興建學生樓。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本屆籌建委員會的主要工作為：繪好圖樣、劃平樓址以及籌得一筆可觀的款項。

新圖樣已在學生會第三屆執委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並交由繪圖師繼續繪製詳細的內部圖樣。預料十月中旬將可全部繪竣。

經過了兩個月的義務勞動，陸軍工程部已為我們劃平了樓址。現正等待繪圖師最後的勘測。學生樓將朝南座北地建立起來，俯瞰整個雲南園和附近地區的美麗景色。

隨着圖樣的繪就和樓址的劃平。籌建委員會將發動同學們進行大規模的向外募捐工作。募捐的對象將包括星馬各地的熱心人士，鑒於工作的繁重及其對籌建工作的深重影響，籌建委員會正頻與各地同學接觸，了解各地情形，交換對募捐工作的意見。以期能夠緊緊地依靠同學們的力量，採用最適當的方式去取得良好的募捐成績云。

一九五九年九月卅日

反對殖民主義者的暴行

各國學生重建突尼西亞小學

· 章良 ·

國際學生會議 (I. S. C.) 於一九五九年初在南美秘魯召開的第八屆會議上，北非學聯副議長在突尼西亞沙吉村舉行國際學生工作營，重建被法國炸毀的一間小學校。經過一番籌備，工作營開幕典禮就在七月卅日舉行。

國際學生會議的秘書處是工作營的最主要負責人 (另一負責人是突尼西亞全國學聯)，它對各國代表在旅途上，以及在工作營裏照顧的無微不至，確實難能可貴。不過，有一點，它對工作營的具體態度，始終不明確，而工作營的本身誰都知道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雖然我們會同情主辦者的苦衷，但是同時我們會更重視事情的是非。

也許受主辦者的影響，有許多國家的代表對工作營也有奇特的見解。開幕典禮那天，當世界通訊記者問起他們對工作營的看法時，他們的答案是先來一句「避開政治不談」……

在突尼西亞的時間總共是一個月，除了工作外，也有一段時間去遊歷該國，因此，多多少少有接觸到突尼西亞的人民。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們對工作營的看法是很肯定而明確的。在一個機會裏，突尼西亞總統接見我們。在他的歡迎詞中，他特別提出這次國際學生對反殖民主義所做的貢獻。幾次的政黨代表及各界人士的歡迎詞中也是有同樣的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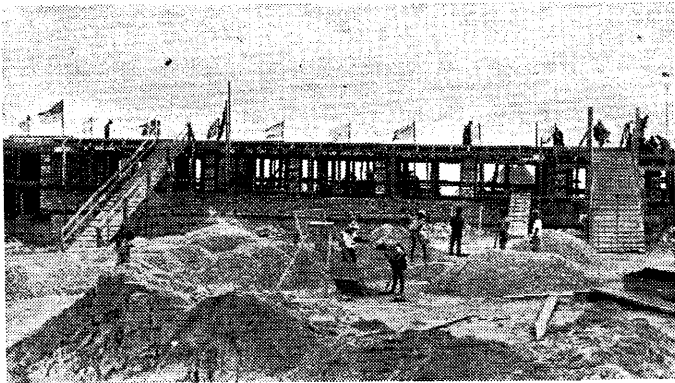
法。他們更指出，今天，存在着的沙吉村還多着，將來也還會有，如果我們不去制止它的話。有一次，我們在接近阿爾及利亞的邊境內旅行，該地的村民舉行晚會歡迎我們。正當高歌熱舞的時候，一位中年人突然叫住我，要我聽聽阿爾及利亞境內正响着的沉重的炮聲。他說：「這些年老的，年小的，男的，女的，到底犯了甚麼罪？天天要受着法國人無情的炮火？我知道，這是法國人的殘暴，是殖民主義的殘暴。你們國際學生的正義及果敢的態度，是會永遠得到人們的敬佩的。來，接受我熱烈的握手吧！」

這次工作營是有一個特色，參加的國家不只限於西方的，東歐的國家，就是蘇聯及中國 (皆 I. U. S. 會員) 都應東道主的突尼西亞全國學聯之邀出席。他們與其他代表在一起做一樣的工作。營里的「天氣」沒有像某些人想像的突冷突熱。因此，在八月中

舉行的突尼西亞全國學聯大會上，曾針對這次的工作營做了這樣的一個決議案：「雖然目前世界兩大學生組織暫時未曾尋求到團結一致的途徑，但在某些方面，他們也有共同的見解。」(大意)。這雖是東道主苦口婆心的做法，可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要承認這事實的。

至於工作營裏的生活情形，本來該是豐富而多彩的，因為條件是足夠的。不過，事實上是單調得很。偶爾有幾個人主持座談會解解悶。不幸，明天早上，這幾個人便會聽到「到家的宣傳者」，「營裏該不是思想介紹所吧」等等妙語代替了「早安」的問候；冷冰冰的態度，奇異的眼光，「幽默」的動作便會出現在身旁。我們不妨說這類西倒是豐富而多姿多彩的。歸納起來，營裏的生活只有這些：

- 一、每天六小時的工作；
- 二、兩次舞會 (第一次很多人去，第二次大體上只有舞伴的人才去。營裏女代表七八位)；
- 三、幾次座談會；
- 四、天主教及基督教徒每星期日集會做禮拜；
- 五、八天假期及十餘次分組去游泳。



招待會議中指出：「罷課罷考的主要目的，是引起社會人士，關注阿爾及利亞學聯，全心全意支持並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的意志。」運動在勝利中結束了。

阿爾及利亞的學生是有血氣的，當然也就處境困難。在法國或阿爾及利亞，他們經常是受警方的壓迫。由於流露高度的民族情感，便得在重重疑雲底下生活，警方頒佈了一連串的措施，嚴重地威脅着他們的人身安全。在路上，到他們隨時隨地可遭受警方的搜查，隨時隨地被調去問話。大批的阿爾及利亞學聯的學生被捕了，理由是：「威脅國家的外部安全」或者是一個空白。於是坐牢二年，也不需經過審問。學聯的領袖經常緊緊被跟蹤，他們的寓所也晝夜不分，被突擊檢查，尤其是在睡意正酣的清晨一兩點時刻，驟地里便得從酣睡中驚醒。

被捕的學生，總免不了要嘗慘無人道的酷刑。一個典型例子是一九五六年間的女青年貞美拉·波海兒事件。平

地起風波，這事件會激起國際各階層人士義憤填胸，紛紛抗議。迫使法國總統親身下令改死刑為終身監禁。

貞美拉·波海兒女士這樣敘述道：「從九號到十五號，在買脫軍事醫院和另外二座洋樓里，我沒有間斷地被疲勞審問，備受殘刑酷法……在三天期間，從四月十七日到十九日，我上過電刑。電極遍佈於我的生殖器官，我的耳朵和口內，遍佈在腋下和胸口，被電燙的乳頭直到現在還留下傷痕，肩後也是瘀血累累。四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問話，從晚上九時開始，到隔天清晨三點鐘，直把我折磨到昏倒下去為止……對我施予血腥強暴的人，是完全沒有權利這樣虐待人類。肉體上，我深受到創傷，但是他們更在自己的人品上，上了烙印。」

阿爾及利亞學生的處境是越來越深重惡劣。學生是大量的被捕了。一九五八年正月廿二日，阿爾及利亞學聯也被解放。然而，學生却是以更堅決的步伐，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勇猛前進。

× × ×

國際學聯 (COSEC) 的代表，克羅福、央曾在阿爾及利亞學聯第三屆大會上發言。針對阿爾

及利亞的問題，他致詞：

……
第九屆國際學生大會注意到，雖然原則上，大學是有不可侵犯的自由，但當前的實際情形，却是大學活動遭受嚴重的束縛。

(a) 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教育發展備受阻礙。阿爾及利亞人民得不到當地法國殖民者所享受的同等津貼。大學里嚴厲限制阿爾及利亞學生的數額。

(b) 阿爾及利亞籍學生現今所處的地位，致使他們難從教育中獲得充份益處。而且隨着武裝鬥爭的發展，更造成他們的處境，愈趨惡化。

(c) 阿爾及利亞學生，為着表示他們在獨立運動中，精誠團結，曾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展開了廣泛的罷課罷考運動。

(d) 在阿爾及利亞，人民應用的阿拉伯語，竟被官方視為外國語言，不被採用於公共教育上。教育政策是同化政策，割斷了阿爾及利亞以往的歷史，其者在于阻撓民族文化的發展。

(e) 過去兩年，阿爾及利亞學生深受騷擾、監禁、酷刑，甚至於死亡。反抗殖民主義的法國學生，也受害於殖民主義者

所挑起的戰火的悲慘後果。

由於這些理由，大會：

——對破壞教育自由，阻撓目前教育發展的各種限制，深表遺憾。

——抗議法國政府，不能及時發給護照，方便委員會委員進入阿爾及利亞。

——對阿爾及利亞大部份的法國居民仇視阿爾及利亞學生的態度，表示遺憾。並指責法國政府破壞阿拉伯文化和語言的政策，重申各民族有權力依據自己的文化和傳統，自由決定並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制度。

大會：

(1) 要求法國政府釋放被法國軍隊無理逮捕與監禁的阿爾及利亞學生。

(2) 譴責施於阿爾及利亞學生的血腥暴行，堅持必須停止這種殘酷行為，並懲罰暴虐的執行者。

(3) 堅信與民族傳統相結合的完善、自由和民主的教育制必然獲得發展，但不以為在殖民地制度下可能實現。

大會希望，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合理而又迅速的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

星馬留日學聯二屆會員大會召開

在日馬來亞新加坡留日學生聯合會 (Malaya and Singapore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Japan) 成立已滿一周年，該會於六月二十一日假東京亞細亞大學留學生部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會議由下午二時起直到八時止，整整舉行了六個鐘頭，充分發揚了同學們的組織力量與團結精神。

會上主席陳佩榮君致詞歡迎本年度留日之十八名新同學并勉勵迨負東洋的同學們像在海外的兄弟姐妹一般團結在馬星留日學生會的懷抱中腳踏實地地探求各人的學問，以便將來學成歸國為馬星人民服務。接着由各股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并由會員們加以檢討及總結工作經驗。在會議結束前，會員們選出第二屆新執委十三名及新監委三名。在東京或東京附近的城市 (如千葉市) 求學的會員均趕來參加這隆重的大會，在九州、廣島等離東京較遠的城市求學的會員們也并不放棄他們的選舉權利，引用致函方式投那神聖的一票。會議在極其興奮的氣氛和笑聲中宣告圓滿結束。

為了留日學生們的福利，該會敦請了馬來亞駐日大使李長博士為贊助者，敦請了東京水產大學校長關隆根博士、早稻田大學校長大浜信泉博士、千葉大學文理學部部長谷川理偉博士、國際學友會理事長守島伍郎及日華學會理事長田田重德為名譽顧問，并敦請早稻田大學第一政經學部部長吉村正博士為法律顧問。

該會現有會員三十餘名，居留日本最久的還未滿五年，可謂馬星留學外國的學生後起的一輩。該會初期成立，會員才只寥寥的十二名。由於東京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留學該地的各國學生很多，為了應付各種交際場合的需要，為了維護星馬留日同學的利益，為了協助有志來日求學的未來同伴，更為了發揚星馬同學的崇高品質，該會的存在與發展是與每位會員戚戚相關的。為着應付形勢的需要，該會的活動範圍很廣，除與海外各國星馬留學生團體及國內的學生會有連絡外，該會經常週旋於在日各國留學生團體及日本各有名大學的學生團體 (尤其是「東南亞研究會」之類的學生組織) 之間，并與日本各有關之文化團體常有來往。

為了會員們學成歸國後的學位問題，為經濟上的援助，為了部分會員公民權的申請問題，該會曾致函星馬兩地政府提出要求考慮與協助，得到兩地政府覆函答應給予慎重考慮。

現會員已大大地增加，該會本年度將積極展開各種康樂活動，如組織各種球類與外界友誼賽，假期中提倡各種季節運動及組織旅行隊到日本各地名勝遊覽等等。

在馬星留日學生以讀水產者為最多，醫學次之，其餘是建築、土木、造船、電氣、礦山、化學、電版、經政、美術等。

(耳寄自東京)

在災難中的阿爾及利亞學生

國際學生會議通訊

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踏上了第六年。這六年里，阿爾及利亞本土、留法或流亡外地的阿爾及利亞學生，與全體阿爾及利亞人民一樣，共同在惡劣的形勢底下，為爭取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堅持奮鬥。

根據國際學聯屬下的研究情報委員會 (Research & Information Commission) 在本年度九月份的年報里記載着：

一九五六年五月間，法國阿爾及利亞學聯發動大學生罷課罷考運動，響應國內全民的武裝解放鬥爭。這運動迅速的展開。在五月底，法國各大學的阿爾及利亞學生行動起來了，絕大部份參加罷考六月間的期終考試。運動伸延到一九五七年，充份表現阿爾及利亞學生要求民族自主的願望和決心，有力的駁斥了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污蔑，說這運動僅屬少數煽動者的喜好，並非廣大人民的意願。

阿爾及利亞學聯在巴黎記者

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 章幼文 ·

——關於「論藝術的創作」——

南大同學為慶祝校慶與籌募建築學生樓基金的遊藝晚會，曾經選開了一個時候。演出後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批評與讚譽的文章。總的說來，就是演出的節目中是有許多嚴重的缺點的，但也不能說沒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東西，特別是負責搞演出的同學們不畏艱難力求上進的精神是很值得表揚的。可是，最近一期的論壇，却發表了一篇完全從根本上否定了那次演出的文章「論藝術的創作」。該文作者對那一次演出獨樹一幟的見解和評語，自然的使我們讀後精神為之一振。文藝工作問題上出現了完全不同的見解，朋友們針對這些不同的見解來進行虛心的探討、研究，以便得出一個比較更完整、更正確的結論來，這應該是文藝工作上很好的現象吧。基於這樣的出發點，我想把自己的一愚之得，寫在下面，讓朋友們來共同談談。

應該首先指出的是：本文所要談的並不在於檢討上次演出節目的優缺點，而是針對「論藝術創作」一文作者所指出的藝術創作的一般問題，提出我個人的看法，對與不對，請大家展開批評。

南大同學演出的遊藝節目，有許多都是通過增刪修改的方式「創作」出來的。「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作者對南大同學演出的完全否定，主要對正是他不同意增刪修改也可以當作創作，當然更不用說可以用以演出了。那麼，就讓我們先談談增刪修改算不算創作，以及能不能這樣做和應不應演出經過增刪修改的作品吧！

增刪修改算不算創作呢？我的看法是：算，也可以不算。問題主要的是要看怎樣增刪修改，增刪修改的是怎樣的作品，增刪修改後的作品是不是能為人民服務，為觀眾所歡迎，而又能起教育觀眾的作用的。

自古以來，著名的文藝作品，其中固然有許多是作家個人通過對生活的深刻體驗，以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精心嘔血地創造出來；但是，也有不少不朽的文藝作品並不是個人的勞動成果，而是由無數默默無聞的普通勞動者、民間藝人，積年累月的在生活中，勞動中慢慢地琢磨出來的。這些文藝作品，其中就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的增刪修改，不斷的補充，批判，修正，才流傳下來成為現在的藝術瑰寶。像三國演義和水滸這二部中國的偉大古典小說，就不純粹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個人的業績，而是勞動人民與許多民間藝人的集體創作。羅、施二人正是對流傳下來，家傳戶

曉的歷史故事，經過「增刪修改」的藝術加工，使故事的佈局結構更精密完整，人物性格的刻劃更特出，更富於典型性，于是乎，就成為現在我們看後不禁拍案叫絕的文學傑作。小說是這樣，其他像戲劇、音樂、詩歌等文藝作品，也都有類似的例子可以看到。特別是民間藝術，山歌、民謠、舞蹈和地方戲劇。我們不是更可以常常看到「增刪修改」的做法嗎？中國的戲劇界，現在正在對京劇和地方劇中的傳統劇目，作大量增刪修改的工作。這種工作，有些可能是去蕪存菁的普通刪改，有些也可能是要經過一定的藝術加工，使某些情節更感動人，使某些人物的形象更加特出，更加富於典型性。像這種增刪修改的工作，有些固然不能算是甚麼藝術創作，但是，有些需要絞盡腦汁，使原底是粗糙簡陋的作品賦有更強大的生命力與豐富內容，就不能不算做是一種藝術的創作。如果一定要認為這不是藝術的創作，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至少進行這種增刪修改工作的文藝工作者，他們對某件藝術作品的產生，也貢獻出了一定的智慧呢？有些人是不滿足於是或不是的簡單的答案的，那麼，就讓我們這樣辯證的來看問題吧，這樣不是更可能全面一些嗎？

如果以為像報館編輯老爺式的增刪修改，就是一種藝術創作，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不敢苟同，這不僅是對藝術工作不負責任，而且是對藝術的褻瀆，開藝術的玩笑。但是，我們也不好把藝術創作看得太神秘，更不應該把它看或是屬於個人可以包辦的東西，以為藝術既是典型的創造，就只有作家（或藝術家）關起門來精心錘鍊，一氣呵成才行。其實，藝術工作並不是甚麼煉仙丹，藝術創作在正常情形下也不是甚麼可以註明版權所有，不准翻印的東西。在我們看來，藝術創作出來是要供人欣賞，要為人民服務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把不完全適宜在此時此地演出的戲劇、舞蹈或音樂，作嚴肅的必要的增刪修改，使之適宜在本地演出，充實人民的精神生活，那又有甚麼不可以的呢？在人民的世紀裏，又有那一位謙虛偉大的作家敢於以權威自居，不允許人家基於羣衆的需要對他的作品作有益的增刪修改呢？不錯，不謹慎的增刪修改，容易違背原有作品的精神和風格，往往也會弄巧反拙，變成四不像。但是，這是屬於增刪修改的態度和方法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增刪修改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增刪修改的態度要嚴肅，非不得已不要隨便去增刪修改。

一般說來，增刪修改不是藝術創作的正常途徑，如果以為創作不外乎增刪修改，於是可以專向這方面下功夫，那當然也是不對的。增刪修改可以是一種藝術的創造，如曹禺把巴金著的家改為話劇，而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又把它改為電影藝術，這是一個例子。但是，對馬來亞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增刪修改又常常是一種權宜的不得已的辦法。今天，我們所對的情況是：人民羣衆需要充實的精神生活，而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創作上却又趕不上社會的需要，不能解決羣衆的飢渴。怎麼辦呢？是不是要等到我們的藝術創作磨鍊到爐火純青，達到「國際水平」時才拿出來表演呢？顯然不能這樣。我們今天雖然不能做到創作最好的藝術作品來貢獻給觀眾，但至少還有條件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可能的話，也就要做一些增刪修改的工作，把先進國家的文化藝術，有選擇，有重點的介紹給我國人民，這又有甚麼不好和不應該呢？民族文化的傳統是有繼承性的，我們看文化問題，不能割斷歷史和傳統，不能不做一些既能適應環境，又能促使文化交流的工作。這方面，如果不看具體情況的需要，不根據歷史事實，不尊重民族文化傳統，只是簡單的根據藝術創作的原理原則，提出許多清規戒律來反對一切形式的增刪修改，那是有害於健康進步藝術的成長的。

「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作者從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原理出發，認為增刪修改根本不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這種結論，具體分析起來，也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大家知道：藝術創作來源於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感受和體驗，通過典型的塑造和藝術的形象概括而表現生活，人物和思想感情。由於它是典型的，形象的，所以也就是藝術的，如果我們不是採取簡單的，粗暴的方式來做頭頭增尾的工作，而是運用集體的智慧，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感受而採取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對舊的作品或比較簡陋的作品經過藝術的加工，做一些增刪修改的工作，則又有什麼不可以呢？由此可見，機械的了解增刪修改，或者是看到某些增刪修改不能使人滿意就完全否定增刪修改的某些需要，顯然是不對的。

增刪修改會不會產生大量的抄襲，冒名頂替，降低藝術工作者創作的熱情呢？會不會造成不尊重原作者的創造性勞動的現象呢？這里涉及的問題仍然不是能不能刪修改的問題，而是怎樣正確對待增刪修改的問題。至於說到尊重原作者的勞動成果的問題

，我們也應該這樣來看：文藝作品是創作出來為人民服務的，如果採取某種藝術形式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或者是經過增刪修改之後使作品更富有地方色彩，更為羣衆所衷心歡迎，那麼，我們的作家又有什麼理由堅持「版權所有」，不讓別人好意的增刪修改呢？

「論藝術創作」一文的作者雖然列舉了許多藝術大師的箴言來證明增刪修改在藝術創作上是不被允許的，但是，我們綜觀這些藝術大師的名言，却全無禁止別人增刪修改文藝創作的意見。可見，常識有時是比不着邊際的空洞議論更加實際，也更加接近真理的。

關於藝術創作的馬來亞化問題，雖然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中心問題，但簡要的說明一下，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論藝術創作」一文的作者認為：只要文藝創作採取現實主義的方法，那麼，馬來亞的作者創作出來的作品自自然然就是馬來亞化的了。這是把問題簡單化和無視於現實環境需要的結果。

文藝創作馬來亞化的提法並沒有錯，這是環境的需要。

馬來亞剛立國不久，民族的成份複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特別是華族，許多人是歸化的公民，一些人的馬來亞觀念是不深的，甚至有些已經歸化為馬來亞公民的作家寫起東西來還是經常以「華僑」自稱。有些人談起文藝問題，也還是著重于談中國的文藝，這正如一些搞音樂的人開口不離柴可夫斯基，斐多芬一樣。因此，配合着建國的需要，號召文藝工作者面對現實，深入生活，提倡愛國主義的馬來亞化文藝，是沒有什麼不應該的。君不見許多過去最鄙視落後民族文化的別有居心分子現在也居然大談馬來亞化嗎？正當馬來亞化問題搞得許多人昏昏頭腦的時候，我們有什麼理由不來談談馬來亞化？難道連「正名」一下都是多餘的嗎？應該肯定：馬來亞化的提出，是不會沒有積極意義的。

「典型的一定是馬來亞化的」，這也未必盡然。有些人創作歷史劇，歷史小說或者是把印度的古代神話改編為舞台藝術來演出，雖然這些作家們採取的都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但是，他們所創作出來的典型能不能說是馬來亞化的東西呢？這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畫家放着馬來亞的美好風光不畫，老遠的趕到峇里去「創作」，就算這些畫家爭取的是最現實主義的技法吧，難道可以說他們所塑造的典型是屬於馬來亞化

的東西嗎？由此可見，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自然可以創造典型，而典型的未必是馬來亞化的。正當許多人不理解藝術的服務對象，不明確創作的目的性時，為什麼說提出馬來亞化是多餘的呢？

當然，馬來亞化的問題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簡單，可以隨隨便便地「化」一下，就能解決問題的。「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見解在這一點上應該是正確的。

二

認真地說來，「論藝術的創作」一文中所闡述的藝術創作的基本原理無疑都是正確的。高爾基等藝術大師們對藝術創作的見解並沒有什麼不對。問題是在於引用這些原理原則來論證當前現實中的創作問題的人。應該指出：「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主要缺點並不在於它提出什麼錯誤的創作方法，而是在於它代表著一種有害的傾向，在於它對藝術成長的道路揭示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線，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更帶根本性的問題。

我們生活在人類生活充滿了光輝遠景的時代，許多先進國家的文化藝術建設給我們提供了卓越的榜樣，也更進一步的豐富了全人類的文化寶庫。但是，不管國際的經驗是怎樣寶貴，我們總得有自己的文藝發展的道路，也就是說：馬來亞的文藝成長離不開馬來亞的環境。我們盡可以有許多外國的藝術的大師們的專書可以鑽研，有許多外國的最好的藝術作品可以欣賞，但是，我們總逃不掉要有自己的藝術實踐，要面對着馬來亞這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都落後于許多先進國家的事實。還要面對着民族關係的複雜，各民族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們的文化藝術傳統，風格不同所引起的困難等等客觀的因素。而且，從主觀方面來說：我們的許多文藝工作者還年輕，素質能力都不很強，創作出來的作品還很幼稚粗糙，離理想中的水準還遠，我們對文藝工作在馬來亞這樣的特殊環境要怎樣具體的做，還談不上有一套系統的經驗和辦法，大家都還在摸索，探討。過去有的一些經驗還是很片面、很粗淺的。所有這些客觀上的困難和主觀上的弱點，都有待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好好團結，虛心學習，努力實踐，才有辦法開拓出新的天地，創作出輝煌燦爛的文藝作品來。

文藝的成長離不開文藝的實踐。所謂實踐，並不只是關起門來鑽研理論書，或者只是片面地著重于技術上的提高就行的。我

（下轉第六版）

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

(續)

(上接第五版)

們所理解的實踐應該是：深入生活，豐富我們的生活經驗，不只是從書本上，報章上去了解民間的疾苦，更重要的還是在實際生活中去體驗人民的勤勞、勇敢的品質，吸取羣衆的智慧，熟悉羣衆的思想感情和願望，以人民大衆的喜怒哀樂爲自己的喜怒哀樂。通過這種實踐，把我們體驗到的生活通過藝術的手法創作出文藝作品，並且通過這些作品的發表、演出、展覽，讓羣衆去欣賞，去鑑定好壞，然後再根據大家觀摩評批所得出的比較可靠的結論，來去繼續改進與提高（其中免不了要做些增刪修改的工作）我們的文藝作品的水平。把文藝的成長提高局限於片面學習和單純的從技術上來提高，顯然是有害的。任何事物的成長開始總是簡單的，幼稚的，經過不斷的實踐與發展，才逐步地從簡單幼稚的低級階段進入到複雜純熟的高級階段。藝術的成長的規律是這樣，我們對藝術的認識和理解也是這樣。藝術工作者要有大無畏的、不怕艱難困苦的精神，如果方向掌握得正確，即開始要創作出一些膚淺，幼稚甚至表現方法是錯誤的作品，也沒有多大關係。俗語說：「吃一塹長一智」，我們不要害怕實踐中會有挫折和失敗，只要我們立定心志，虛心學習，在總的方向上不出岔子，我們是不難通過經驗教訓的吸取，在新的不斷的實踐中獲得更好的成就的。

有人主張要搞藝術就得埋頭「研習」，如果創作出作品就要是優秀的作品，「不要將半生不熟的習作」拿出來表演。這種主張，很難使人相信這是對正在成長的新文藝的嫩苗作無微不至的照顧的一種表示。「研習」當然是要的，但研習不能脫離實踐，不是只讀理論，在技術上提高。要求文藝工作者創作好的作品，也是對的，但是沒有失敗的實踐，怎麼會有成功的提高？沒有幼稚，粗糙的階段，怎麼會有純熟，精鍊的階段？所以，不從藝術成長的規律出發，只是在主觀願望上要求有好的創作，就是不符合實際的。從這個觀點出發，得出「不要把半生不熟的習作」拿出來表演的主張，則更加是不應該的。這種主張不僅對我國處於幼稚階段中的藝術成長不利，就是對提倡這種論調的人本身也是會自食其惡果的。聽說有一位潛心鑽研了很多年音樂的藝術家就是由於顧慮得太多，害怕他的作品還不夠水準（不懂是不是「國際水準」），一直到今天還不敢發表他的「創作」。這真個是「作繭自縛」，何苦來呢？

其實，讀到演出的水準問題時，我們不只是要看到今天我們文藝工作者的主觀能力和條件，也要看看觀衆的欣賞水平和要求

。今天在健康的文娛作品很貧乏的時候，羣衆所要求的首先並不是什麼高度水準的文藝節目。這正如常常吃不飽的人，他要求的首先是三餐正常的供應而不是希望什麼山珍海味一樣。我這樣說，絲毫也沒有普通人不配看高水準的文藝作品的意思。夠水準的文藝作品不是常有的，也不可能經常的供應，我們大可以不因噎廢食，寧可腳踏實地一些，根據主觀條件，按着藝術成長發展的規律一步步做去，千萬不要被某些人的大言不慚所嚇倒。假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真的非達到被公認爲夠水準時不得演出，那麼，我們的文藝活動要出現怎樣子的一種局面，難道還用我們多費筆墨來描寫嗎？

向來文藝的創作和成長，就存在着兩條不同的道路，代表兩種不全的觀點。

一條是專家的道路，代表着關門提高的觀點。這些人從藝術創作典型的創造的公式出發，得出了典型性不強的創作就不是藝術，就不能發表演出的結論。他們把文藝創作神秘化起來，認爲對藝術要有深刻的研究的人才可以談藝術的創作，否則就不配談。要搞文藝就一定要先提高，不先提高就不能搞。他們對藝術理論的研究不是結合實際，有批判的吸收外國的舊經驗，而是毫無保留的全盤照搬，不顧歷史條件的硬用。由於崇拜權威，主張專家搞文藝，因此，也就必然要輕視民間藝術和民間藝人的努力，把民間藝術看作廉價工藝品，污蔑中國的水墨畫沒有科學上的根據，甚至把中國富有地方色彩和詩意的山歌演唱看成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藝術，因而也就是不符合西洋聲學原理的偽藝術。他們把偉大作家對藝術創作所表示的意見看成是死的公式，要求我國年輕作家的創作要達到藝術創作中最完美的境界，要達到高度的水平，不然，就不符合藝術創作的規範，就不應該演出。這些有專家觀點的朋友寫起文藝批評的文章時，我們實在很難希望他們能夠採取誠懇的，從愛護栽培青年藝術工作者的觀點出發來進行友善的批評。專家觀點的文藝路線，由於它不想依靠大衆，不相信普通勞動人民也有一定的藝術創作才能，不相信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因而，它必然是關門的，小集團的，違反大衆意志，背離時代潮流的。這種主張專家包辦藝術的觀點和某些御用文人的所謂藝術家對人民的卑視，把人民看作不配談藝術的觀點又有什麼大距離呢？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要窒息藝術生命的生長，使藝術永遠衝不破一小撮人的圈子，使藝術不可能真正的發揮教育人民、爲人民服務的作用也是很自然的事。當然，我們的藝術朋友和某些御用文人的用心

不全，應該肯定：他們是誠意要把藝術工作搞好，並以之爲人民服務的。但是主觀願望是一回事，客觀的效果又是一回事，因此，在這里我們不得不指出：文藝工作中的專家路線是有害於我們的文藝事業的，只有從根本上清除專家包辦文藝的思想，才可能澈底的掃清文藝發展道路中的障礙，團結所有成熟與不成熟的文藝工作者，爲創造我國的新文藝而努力。

和專家包辦文藝的觀點相反，我們主張的是大衆的文藝路線，與這一路線相適應的觀點就是從實踐中提高的觀點。我們認爲：文學藝術固然需要一些專業的人來搞，但是，也應該歡迎無數非專業的朋友們來搞。不僅此也，我們還應該大聲疾呼，打破藝術創作的神秘觀點，號召所有的人民大衆都來搞。請想想看：如果過去幾年來我們的文藝工作只是局限於幾個「有意終身獻身文藝事業」的青年來搞的話，怎麼會有那樣大的成績呢？

也許有些人要說：「羣衆根本不懂得藝術，那里能夠搞什麼藝術」？其實這只是看到表面的現象，看不到問題的真相。我們不是常常說：「羣衆是智慧的泉源」這句話嗎？不是常常聽到「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句蠻有味道的諺語嗎？這些從無數生動的生活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普遍真理，正好有力的駁斥了那些羣衆是傻瓜，羣衆不懂藝術的謬論。羣衆真的不懂得藝術，不能掌握藝術嗎？藝術真的深奧神秘到非專家就不能了解、創作和掌握嗎？事實並非盡然。藝術是生活和現實的反映，當然，它不是以概念，而是以藝術形象，使現實、社會生活和人們日常生活、習俗再現出來，使人認識它們。藝術作品有好有壞；有洋洋數十萬言的文學巨著，也有寥寥幾十字的小詩；有激昂壯烈的交響樂曲，也有清新悅耳的民間小調；有窮數年心血精心刻畫的巨幅油畫，也有淡淡幾筆一揮而就的水墨寫意。藝術的世界真是豐富多彩琳瑯滿目的世界。我們談到藝術，不要以爲最能深刻地反映某一時代的重大事件、習俗，並以優美的藝術形式把它們反映出來的那些作品，才是藝術作品，而描寫個別事件或思想的片斷面的就不是藝術（這些事件和思想也自有它一定的典型性）。有些人對幾十個人一齊演奏的悲多芬交響樂曲就鼓掌叫好，稱讚它是偉大的藝術，但是對於在窮鄉僻壤吹簫自娛的山野村夫就嗤之以鼻，認爲根本談不上是什麼藝術。這種藝術觀不是很奇怪麼？

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它的最大的功用本來就是要創造出來爲人民服務的。許多人聽不懂悲多芬的交響曲，但是却聽得懂山野村夫的洞簫。我們能不能說

聽得懂悲多芬的人才懂得藝術，而聽不懂的就是完全不懂藝術呢？我以爲不能這樣說。藝術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形式，單單以音樂這一形式來說，各個國家就有不同的傳統和表現方法，使用的樂器也有很大的差異。有些音樂家只懂得西洋音樂，而根本不懂得中國的民族音樂，也根本看不起中國的民族音樂。我們當然不能說只有懂得西洋音樂的人才懂得音樂，反之亦然。可見，有些所謂藝術家也不是什麼藝術都懂得的。譬如地方戲，有的藝術家是不承認它也是一門藝術的，但是老百姓偏偏認爲它是一種藝術形式，而且還特別喜愛它。所以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所謂藝術，不同的人對藝術的要求不同，解釋也不同。我們認爲：只要是以藝術形象反映生活和現實，爲人民大衆所喜聞樂見，能夠爲人民服務的就是藝術作品，就是有價值的藝術作品。不管它是大作品還是小作品，也不管它是超水準還是不夠水準，它都可以叫做藝術，小作品有小的用場，不夠水準的可以通過羣衆的批評、幫助、在實踐中再去逐步提高。但是，就是不要迷信專家的那一套辦文藝的辦法，不要把羣衆看成都是不懂藝術，不能掌握藝術的蠢材。

也許還有人要問：照這樣講，專家不是沒有用了嗎？不是的，專家還是很有用，甚至于是大有作用的。只要藝術家不脫離生活，不迷信自己的專業知識，相信羣衆的智慧，依靠羣衆來辦藝術，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從不斷的實踐中去提高，那麼，藝術家就不僅可能創造出優秀的作品。而且，還可以在藝術活動中，充分利用他的業務知識，起領導與推動藝術發展的作用。問題完全在於藝術家採取什麼路線和觀點來搞藝術。

由於對文藝工作的方向，道路的看法不同，因此，對於當前文藝工作的中心任務的看法也就有了分歧。

「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作者從專家搞文藝的觀點出發，認爲我們的藝術界還處於極年輕階段，所以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努力研習」。當然，要求文藝工作者努力研習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努力研習」對文藝工作者來說，是經常的任務，也是終身的任務。如果把它當作某個藝術團體或以幾個人爲中心的任務在一定的時期提出來，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把它當作目前文藝工作的一般任務或中心任務來提出就是不妥當的。目前的客觀環境已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在新的情況下，我們認爲：文藝工作者的基本任務就是爲建立愛國主義的大衆文藝而奮鬥。它的一般任務是：反對黃色文化，發展以民主、進步爲內容的大衆文藝，提倡健康的文娛，充實人民的精神

生活，普及健康文藝，改造社會風氣。這種提法，不僅是出于目前環境的實際需要，出于廣大人民羣衆的願望，也符合於我們文化戰線上的總的任務，就是：反對殖民主義的文化和建立各民族的民主進步的新文化。一方面，積極推進反對黃色文化的羣衆運動，在理論上摧毀一切奴化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應該積極努力發展本地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過繁榮各民族文化的途徑，建立新的馬來亞文化。

這裏，應該說明一下的就是：我們并不一般的反對提高，努力學習。下苦功夫鑽研專業知識，提高技術水準，都是應該的，必要的。目前的確是有些人對提高的工作不感興趣，懶惰學習，不肯下苦功夫鑽研，滿足於點滴的工作經驗和一般性的業務知識，這種傾向，當然是有必要反對和糾正的。但是，我們也不同意由于要求提高，就走到另一個極端去，提倡所謂專家搞文藝和關門提高，這對於建立愛國主義的大衆文藝事業也是有害無益的。

三

最後，我想對「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批評作一個比較概括的總結。

應該指出的是：「論藝術的創作」這篇論文并非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一無是處，我認爲它批評王幸文君對馬來亞化問題的解釋得不明確是對的。對於「創作」是文藝內容的源泉」的批評，也無疑是完全正確的。「論藝術的創作」一文對我們某些文藝工作者的自滿傾向，也產生了鞭策警惕的客觀作用，對一些人主張完全以模仿代替創作的觀點，也作了必要的糾正。特別是作者介紹了一些權威作家對藝術創作的理論讓我們見識見識，所有這些，對我們說來，都是很有教益的。

可惜的是，從「論藝術的創作」全文的總的精神來看，它代表了一種錯誤的傾向，即對愛好文藝的南大同學的辛苦耕耘，採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主張半生不熟的作品不准演出，根據專家搞文藝的觀點，提出了不正確的當前的文藝任務，無視於客觀環境的需要，認爲走關門提高的路線是搞藝術工作的不二途徑，這些違反藝術成長發展規律，背離大衆的文藝路線和從實踐中提高的觀點，就是我們對問題看法的原則的分歧。也就是「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主要缺點。

誠然，我不以爲自己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對問題的看法對與不對，希望朋友們提出批評。我的希望是：儘管我們有不同的意見和爭論，都不應該影響到大家的友誼和團結，讓我們從友誼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善意的批評、討論，盡可能取得更加一致的意見，在新的基礎上團結得更緊，把工作幹得更好吧！

關於藝術的創作問題

——于田——

——讀「論藝術的創作」——

對於熱愛或從事祖國藝術的朋友們，林振中君的「論藝術的創作」一文，是不能不引起他們的驚訝和疑惑。站在維護祖國藝術工作者在文化園地裏，長久辛勤勞動所獲得的果實的立場上，我們必須坦率而嚴正的指出，「論藝術的創作」文章中所闡述的言論，在大部份地方是和我們普遍藝術工作者於一路來在實踐過程中所確立起來的藝術觀點，起了原則性的衝突和分歧。在此想和林振中君及其他藝術朋友們，就有關的藝術問題，展開研討，以期糾正一切足以阻撓祖國文化藝術發展的言論和觀點。

在我們祖國的藝術還處在開始階段的時候，在我們的藝術工作者對於藝術還處在嘗試和摸索階段的時候，任何有關藝術創作問題的建設性言論，對於我們不僅需要而且還應受到極大的關注。看了林振中君的「論藝術的創作後」，許多朋友立刻表示非議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讓我們先簡統的說一句，「論藝術的創作」裏的言論流露的太多主觀性和否定性。文章中不但沒有為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和批評，而且還有意的和無意的抹煞了本地藝術工作者一路來的所作所為。我們絲毫不含糊的一致同意林振中君從理論書籍和偉大作家口中所引述出來的有關「藝術的特質」或「藝術創作過程」的珍貴言論；但對於他的那種不符合種種客觀情勢和條件的亂搬弄名詞的態度，我們是不能緘默不理的。

關於「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

林振中君對於「大胆嘗試，小心創作」這個藝術創作的口號，表示了極端的反對。他說：「當我們多數的藝術的從事者尚未一般的學好基本創作技法之前，提出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是極其不現實的……」為了表示他的看法是正確的，他會引了高爾基關於文學創作條件的言論。我們姑且不去計較這個口號的意義問題，而先去對振中君這一番說法加以認清。按照他的這種看法，使人不能不去相信他是主張，目前藝術工作者應是「先學好而後行」。不錯，高爾基始終強調藝術家學好創作的藝術技巧，但高爾基並沒有教藝術工作者脫離創作而死鑽技巧。不錯，我們同意作為藝術家者應具備如下三個條件：（一）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生活視野，（二）具備科學的分析與綜合事物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觀，（三）掌握高度的操作本領。然而，我們很想反問一句，要不是通過不斷的努力鑽研和創作，要不是善於應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藝術家又從何處去具備這三個條件，藝術家又怎能成

為藝術家呢？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我們本地的一般藝術工作者，包括林振中君在內都還沒有具備這三個條件。而且都距離「藝術家」這個街頭還遠著哩。我們從來也沒有聽過一位本地的藝術工作者自誇已能創作好的藝術作品，我們也從來沒有聽過本地的任何一位藝術工作者抹煞加倍努力學習掌握創作技巧的重要性。而且我們還必須著重的指出，為了本地藝術作品的充份創作，目前再沒有比加倍去一面學習和掌握創作技巧，一面去發揮創作技巧更重要的了。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談談「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林振中君認為這個口號缺乏現實性所依據的理由：除了鑑於我們本地的藝術從事者還沒有學好基本的創作技巧之外，並沒有其他足於令人信服的說法。他還在字裏行間暗示了自己的建議：「我們的主要工作應該是腳踏實地，有的放矢地積極地努力學習；缺少甚麼就學好甚麼，把自己培養成對自己的國家社會的建設真正能起作用的人。應該這樣想：假使我們現階段需要口號，那麼這就是我們口號內容的真實意義了。」如果我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那他的意思顯然認為目前藝術工作者的口號不是「大胆創作，小心創作」而是「學習及培養自己」了。讓我們不客氣的指出，林振中君不僅主觀的否定「大胆嘗試，小心創作」口號的價值，而且對於「口號」的意義還存在着錯誤的看法。我們實在不大明白，在「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中是否就沒有包含着鼓勵藝術工作者加倍學習的內容，我們也不明白「學習及培養自己」（請允許讓我們將振中君含蓄的口號建議暫訂這樣吧）難道能成為現階段藝術工作者的口號嗎？在未涉及正題前，我們得清楚表明，我們是完全贊同這個「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的。

顯而易見的，林振中君之所以會反對這樣的一個口號，是出於他對客觀社會的現實，以及本地文化運動所處的特殊情勢和所面對的複雜問題，缺乏理解或認識的緣故。南大同學提出「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並非無中生有者。與其說這個口號是由南大同學憑空捏造者，毋寧說這是我們客觀的社會現實和本地的文化運動向廣大藝術工作者所提出的一項要求。

我們祖國的文化運動，由於特殊的社會條件，決定了它的發展的特殊趨勢。在殖民地主義勢力統治的年代裏，由於它的文化的高壓政策，促使華、巫、印三大民族的傳統文化得不到發展。殖民地政府由於恐懼文化活動會不利於統治力量的鞏固，就一面在壓制着本地健康文化活動發展

的同時，一面去大力的扶植和推動「黃色」和「灰色」的文化，以麻醉廣大人民在爭取祖國獨立思想的成熟。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藝術工作者的健康工作和地位，不但得不到鼓勵和保障，而且往往還遭受種種的慘重打擊和挫折。正如在沙漠上培養不出花朵一樣，本地的藝術工作者足於被稱為具有充分創作能力者，的確是鳳毛麟角，異常貧乏。有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本地的健康文化活動幾乎是處在全面癱瘓的狀態。直到近五、六年來，由於社會情勢的稍為好轉，本地的健康文化活動才突破停滯狀態，獲得發展的生機，但出來推動文化活動的人士，除了一小部份的藝術老前輩之外，大部份屬於學校的青年學生，和離校的青年朋友。這一批文化的生力軍由於剛初出茅廬，藝術水準低落，還沒有充份掌握創作的手段，因此，在文娛活動展開後，就面對了一個「作品荒」的難題，廣大的群眾要求更多的精神糧食，但年青的文娛工作者却無法應付。上面的健康文娛興起及發展階段，也正是黃色文化猖獗的時期我們可以勉強稱為：「反黃時期」。

「反黃時期」發展到一個階段時，年青的文娛工作者就已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反黃任務已應告一段落。因為我們已得出一個結論：「普及健康的文娛活動已有了顯著的成績，他們接下來的工作是必須迎接現實社會的一項新任務。在這項任務提出時，正好是星馬爭取獨立，展開軍制談判的階段。這個歷史時期要求着星馬三大民族應摒棄一切狹義的種族觀念，團結在爭取祖國獨立的旗幟之下，和殖民主義政府攤牌。在這項任務號召之下，本地的文娛和文藝工作者已覺悟到他們應從普及文娛的基礎上提高到用藝術作品來教育廣大群眾的目標。於是他們就響起了發揚愛國主義的文化」口號。愛國主義文化的口號內容是：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反映祖國人民和殖民主義勢力鬥爭的壯烈事蹟，並培植馬來亞化的思想意識，促使各民族這棄狹義的民族觀念，團結成一道統一陣線，爭取祖國領土之完整獨立。在這個口號提出之後，創作當地作品的艱巨任務於是就落在文藝及藝術工作者的肩上。提出創作的口號是必要的，而實踐或貫徹口號則更加重要。在發揚愛國主義的文化口號響出之後，在這個口號開始受到文化界廣泛注意的時候，新加坡的社會狀態，政治局勢却觸發了一場急劇的動盪，這個新的文化口號就這樣不幸的胎死腹中，剛剛快接近組成的文化統一陣線也隨着流產。

政治局勢的惡化雖阻撓了文化活動的正常發展，但卻阻擋不了愛國的文藝及藝術工作者發展祖國藝術的決心。在新加坡未獲得自治的這一段不算太長的期

間裡，本地的藝術工作者就轉進了一條崎嶇迂迴的道路，推進藝術活動，探索「馬化」作品的創作問題，並鼓勵這類作品的創作嘗試。談到「馬化」作品的問題，就要涉及到為什麼要提出「馬化」創作的口號問題。實際上，「馬化」的口號也包含着「愛國主義文化口號」的內容，不過它是比後者更加符合了當前祖國的社會情勢及人民的需要。在「馬化」口號之下，要求着本地藝術工作者，應盡全力展開創作本地化作品的運動。自然，當我們的文藝及藝術工作者於檢閱自己的隊伍時，不能不坦白的承認，我們確很缺乏作品的創作人才。這也正是「馬化」口號難於貫徹的一個最重大的因素。要解決這項問題，要突破這道障礙，藝術工作者就不能像林振中君所主張的，先搞好脫離實際基礎的空洞學習，相反的，他們所應該掌握的是從創作的實踐基礎上去提高創作水平的學習原則。我們的藝術工作者所處在的地位是異常特殊的，真正在推動當地文化運動的藝術工作者，極大部份並非是那些出國留洋求藝術專科深造的人才，也並非是有高深的藝術造詣的老前輩，而是一群在實踐中學習，肯作肯拚的業餘青年男女。如果要求他們拋棄大膽的嘗試工作，拋棄向廣大群眾不斷提供精神糧食，任何一個聰明的人都應透視到其後果是多麼的不堪設想。

我們不惜篇幅的——而且可以說——缺乏完整性的拖了一大堆有關祖國文化近年來發展的一般現象，無非是想說明林振中君所一味反對的「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它的被提出是充分合乎邏輯和具有現實意味的。我們不願斤斤去計較，或咬文嚼字的去爭論這個口號的措詞，因為這個口號總算能稱為貫徹「馬化」總口號的一個較具體的口號。

林振中君還執著的說：「假使不是真正的掌握了熟悉工具和材料性能的知識和可以應用它們的本領，那麼，儘管你多麼大膽地嘗試；儘管你多麼小心地創作，思想膚淺結構簡陋的東西還是要和你見面的！」豈不知大膽的嘗試和小心的創作，正包含着掌握創作技巧的一項目的。我們不妨在這裡舉一個實例來說明林振中君的看法是有弊病的：

我們曾以中國發展戲劇談起。話劇的藝術形式傳進中國不過是近四五十年事情。那些熱心於話劇的留日中國學生，為了把話劇介紹到中國，成為推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力量之一，他們也作了像我們一樣「大胆嘗試」的創作工作。當時，他們還缺乏最起碼的發展話劇的條件：沒有演戲和導演人才，也沒有現有的劇本演出。不過他們却負起了開拓的工作。他們為了演戲，曾去不斷模仿日本的劇團演出，為了劇本，他們也勉強的去改編舊戲曲的脚本，辛勤的勞動，終於引起了中國人民對話劇的興趣。抗戰爆發後，由於話劇對人民具有強烈的宣傳及教育作用，由於當時的抗戰形勢的需要，話劇就應運而發展起來。在政府的計劃和領導之下，各戲劇救亡隊伍紛紛組成和展開深入的宣傳工作。雖然那些隊伍中的人大部份沒有充分的戲劇修養，劇本創作粗糙（根據許多抗戰時期出品的劇本見証），但誰又敢說，他們所演出

的話報劇，街頭戲……不會對救亡運動作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總之，要是沒有這個大膽的嘗試階段，就不可能有今日的中國話劇。以此類推，要是我們害怕將自己目前能力範圍所能創作的作品——或者一如林振中君所說的「半生不熟的習作」——讓觀眾欣賞，那我們將註定永遠獻不出比「半生不熟」的習作較好的作品來。

本地作品不容抹煞

現在，讓讀者們再看看林振中君的一段武斷性的談話：「讓我們先學而後實驗吧！請不要將半生不熟的習作（不是作品）給予你的觀眾，不要不尊重別人的創作而隨意改編吧！要知道每一習作與作品皆或多或少，好壞地影響觀眾，而對於所引起的後果是絕對應由作者負責任的！」從這段言論中，不能不使人懷疑，林振中君是以多麼否定的態度對待本地藝術工作者一路來的創作表現，并一筆勾銷了過去創作上所獲得的成績。

我們都很清楚，過去本地藝術工作者所創造出來的本地化作品，無論是文藝的或是舞台藝術的，難免會尚欠完整和不夠水準；但試問每一個本地創作的節目的上演，每一個大規模或小規模的健康遊藝晚會的舉行，林振中君是否有具體的理由抹煞它們對觀眾的教育，對文化活動的推進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我們不否認每一習作或作品會多少對觀眾有好壞的影響，即使是一個已掌握了高超的創作技巧的藝術家，也難保證或審口他的作品不會好，壞影響觀眾。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有沒有勇氣去大膽承認錯誤，和克服錯誤。如果林振中君的意思是因為畏懼犯創作錯誤，而強詞奪理的去叫本地藝術工作者終止目前的嘗試工作，那就該受到嚴厲的批判的。

我們很想提醒林振中君一下，今天，黃色文化能遭受嚴重的挫折，健康的文娛，能廣泛的普及，工農學界中，以及在每一次演出都能爭取成千上萬的觀眾，正說明本地藝術工作者的「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精神，已接受和經過了一次成功的考驗。

林振中君的觀點，顯然是把以往的本地作品視為「半生不熟」的習作，但可惜他並沒有明白指出這些習作對觀眾的好，壞影響，或者作品中所存在的任何弊病。

我們不妨在這裡代為指出，本地的作品多數是由於創作技巧缺乏，而流露出一些表現上的毛病，言論口號性的內容，缺乏說服觀眾的力量。我們肯定，這些作品的過去演出，對觀眾所產生的影響是好多過於壞的。而且作為一個本地的藝術工作者要不是藏在象牙塔裡談藝術，那他應該發覺到本地的作品創造是一次比一次的進步。

小結

任何一位藝術批評家，如果是離開了他所生長的祖國土地和他的人民去談藝術，對自己祖國的文化所處在的發展狀態和階段了解不夠透徹，而竟搬出了大套的藝術創作理論去批判其國家文化工作者的勞動價值，結果是會有極端偏差的，甚至於還會成為象牙塔裡的謬論。我們鼓勵批評，鼓勵對文化工作者有益而無害的批評，友誼而非敵視的批評，只是這類的批評才能使文化工作者「從錯誤中成長起來」，才能使祖國的文化藝術發出輝煌燦爛的光芒。

論建設馬來亞新文化

○○

路

· 辛勞 ·

吳發他老坐在廳裏飯桌邊，默默地瞧着次子阿江抄東西……

微黑的有點油亮的小手兒，不住地在白紙上，由左向右，由左向右地挪着、動着；藍色的字眼兒，也一個個、一排排地，由左向右，由左向右小兵似的列起隊伍來。……吳發他老擰動起獅子鼻，對着那使自家發生趣味的蠅頭字兒，綽綽地笑起來。……

他老從沒入過學堂，文字這把戲在他是個陌生東西；四十已經出頭了，單單他老個大名——吳發，叫他簽吧，也得抖着手指，滿頭冷汗，一橫一劃雖是用盡心思，但到頭來，吳發兩個字却像要倒場的阿答屋歪歪斜斜。肚裏沒半滴文墨，的確是苦事，這並非社會上管他們叫——「瞇眼牛」所學下的痛苦；却是走到那裏都要受些苦頭，吞些氣；況且，還有半肚文墨者，時常愛在他們跟前弄些玄虛，要不就唬吓，叱責，兇點就敲竹槓；吳發他老是「九八行」裏的一名聽差，這種辛酸味道當然也嘗過不少！

他咒詛這種貧窮所造成的不幸。後來，結了婚，有了子女，他老一味硬着性子，不管生活怎樣艱苦，抵死定要把阿清、阿江在學堂裏掛個名！他老妻子氣不過，鬧了三天三夜別扭。現在呢，這個磨着兩粒頭角在額間上的阿江，却也爭氣！每回分發成績，他老總綽綽地笑得合不攞嘴，而肚裏總這麼說：

——我老爺窮的是銀紙，不是頭腦！

但過後，再仔細想，先前明朗的心情也黯黯起來——他老憂郁，他老不安。孩子越是聰明，為父的却越覺慚愧。

他老自覺無能、無力。這種困境，他老已拮据到不能再拮据了。但到一九五七年的最後一個

月，阿江學堂生活就得被判——「死刑」……

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個月，他老扔下牛車水那家「鴿子籠」，舉家搬到Q鎮的政府屋來。

一大陽台，兩房，一廳。很疏爽、很開敞，在他老心目中是不錯得很；但，住却是越住越不愜意！

「九八行」在坡底。他老每天上上下下，倒沒甚麼緊要，因為有一輛「老爺」腳車可代步。但孩子上學放學，就得坐巴士了。況且，房租五元，水火二〇元。他老聽差兼看門，那個渾號「禿和尚」的肥經理所發下的銀糧每月却只十五元。而這個月，藉着行情冷淡，生意虧蝕，「禿和尚」宣佈減薪裁員。他老托大伯公的福，保住了飯碗；但銀糧却減了——十二元！

十二元，這個數目，急得他老妻子眼淚都擠出來。向來的她，原也成天在外逛，在外鑽。勞工介紹所每個禮拜都代報到，來回五六里路，她一把黑陽傘，一雙粗皮腳，把車資省下來。路上口乾喉燥，五分錢的冰水，也捨不得，她總找就近的公共廁所的水喉頭解決了事！

三、四月的炎陽天，又熱又燥，漫天是廣漠無雲的藍空；柏油鋪成的路面，白色的烟氣，一陣一陣地騰昇着；黃的，灰的塵埃在燦爛的陽光裏旋舞。她如不上介紹所，就找親戚姊妹去。也不管在那裏，只要是熟悉的，瑣瑣碎碎地拉扯了幾句，她總會把變直了頭髮，往後一扔，灼着眼光，掏心裏扔出這麼一句：

——幫幫手，我係唔怕苦的！

聽的總是用同情的眼光注視她，點點頭，算是應諾；但也有狡黠的，就找她開心，說：

——我加東一位家親，想要

個阿嬌哩！

等到他催着叫介紹時，對方馬上就搖搖頭，為難似的惋惜着道：

——你又唔早通知，鬼知道，前天已經給人掙着去囉！

希望破滅了，她只好默然，但這也只不過一瞬間的事，過後，她又擰動起乾枯的嘴唇，扔出這麼一句：

——記得，幫幫手，我係唔怕苦的！

聽的笑笑，掉頭走開。她這才又張起陽傘，急急忙忙，再到處奔波，到處闖竄。對於她自家男人呢，也並不放鬆，總是這麼對他催：

——空着雙手，應該鑽個外路！

鑽外路，這就成為他們家庭生活中重要課題。吳發他老在這一年開始的第一個月間，就着手想尋法鑽，白天在行裏，忙忙碌碌，倒沒心緒。夜晚時分，全家都沉入睡鄉，他老自個兒在床鋪上轉輾難眠，日子久了，太陽就開始灼灼作痛。如果突然地起立，眼前馬上就是一陣昏眩。他老自覺到虛；但緊迫着的問題，是不容緩的，他老之敢再瞞着思索，就呆楞楞盤膝坐着，在半明半昧的房中，粗黑黑的臉龐，更顯得衰老無力了！他老「坐禪」不久就無意間給老妻發覺。那一晚，她一時禁制不住，悉悉戚戚地哭濕了眼眶。過後，在她男人跟前，她禁聲不提鑽外路這回事，但對於那三個麻雀兒般活躍的小兒女們，却就兇臉狠了：

她管他們：不許多吃，不許拿零用，不許喊餓。——除了阿清、阿江，他們這三個都是還不到十歲的孩子。大人的突變，圓溜溜的黑眼睛先是恐驚，疑惑。後來，他們彼此之間，也互相警戒：不許多吃，不許拿零用，不許喊餓。

小肚皮咕咕嚕嚕響時，他們張着小口，把開水拚命地灌了下去。沒甚麼事，他們絕不退留在家里，似乎怕見大人們！所以，雖是禮拜天，吳發他老的家，却

也還是冷清清，阿江鋼筆劃紙的悉悉，也略微可聞了，還有的，就是同鄰那小鬼德依依哦哦的夢囈。……

在這種靜穆得有點可怕的裏頭，惡劣心緒開始蠢蠢蠕動了一一房租、水火、輟學、獅子鼻又擰擰地動着，臉也綽綽地愁起來。想吸根煙，摸下口袋，他老得的只是個空紙盒，一恨就喃喃地咒起來。阿江把頭掉過來，愕然地望了他老一眼。

——阿媽進來，講我出街：聲音是憂啞，隨着就立起，扭開紅門子，下樓去了。

傍晚時分，山後是一片五彩繽紛的夕陽光，茫蒼蒼的林樹，依稀的碎雲，陽台的柏春，都沾了那光彩，越發標緻了。……

橫在樓房底下，是灰白的兩條行人道挾住一條黑馬路。這時分，正是擺攤子的人們開檔的時候！濛濛的薄暮，圍襲得特別迅速，特別神奇。毫無聲息，毫無痕跡，似乎一切早經埋伏，用不着吶喊，用不着高呼，靜靜隱隱地把那只大荷無邊無際的皇冠罩上了，整個Q鎮，就這麼陷入黑暗統治裏頭！……

播音機像個劣等詩人，依依啞啞地對着黑夜大發頌歌；小販們似乎滿肚委屈，直着喉嚨咒詛般的叱喝着；「霸王車」，更肆無憚忌，狠命地叭叭叫——喧囂、叫鬧、Q鎮失去白天的靜穆！

吳發他老支着浮黃的欄杆；手裏抓住昨天郵差送來的「催債符」——房租水火單。他老有點感到體力不支，太陽穴像條崩緊的二胡絃子噁噁作响！

昨天，立在行裏門前時，那賣香煙花著遍頭白髮的烏吉婆，手兒搭在那生着草根似的眉宇間，一絲綫的眼睛，儘對着他瞧。後來，她動着沾滿眼屎的睫毛，喃喃糊糊咬起口來：

——吳發老呀，乜野不中意，身子唔好？咳，搵個「先生」睇麼！……

——喂，「打狗牌」一包，阿婆！……

遞過了香煙，收了錢，她迷迷茫茫地楞了一陣，才突的記起剛才的話，嘆了一聲，又說：

——唉，真衰，無錢偏又多事，病，又病個「因公」咳、咳、唉、唔好孤寒，搵個「先生」睇下……

他老也不作答，只是綽綽地笑。自家模樣自家懂，但，自己已是無所有，再來思想掙掙，也掙掙不出甚麼料來！

想着……手上「催債符」這時兀的辟辟拍拍起來——久待的晚風緩緩地拂過來了，辟辟拍拍，跳打得多暢快；他老蹙着粗眉——25塊，水火！

禁不住，他老返過那撒着粉末的頭，剛巧與那個被老妻渾作「妖精」的同鄰瞧個正着。對方臉皮子是惡臭臭的，正罵着那個在地板上打滾的小鬼德。……

那天，老妻當着他老面前，在房內粗起嗓子，嘩嘩啦啦地咒起來：

——呢個新斷腳，開了水喉不開，呢個黑心肝被狗咬！

只隔一堵牆，中間又通風，這邊的話對邊是一清二楚。老妻恨不過，臉皮子漲個通紅，要再繼續罵下去；那知道，對方却扭開播音機，悠悠然地吱起流行歌曲來。他老對着那張「關雲長」臉龐，無可奈何，綽綽地笑。老妻一見笑，狼起指頭，直待他老頭頂截去：

——還敢笑，都係你，盲眼鬼！

先前，隔房是別家住的。一對青年夫婦……

大女兒阿清愛清潔，閒着雙手，總是束起黑髮，捲起褲褲筒，一塊抹布，一桶水。廳子、陽台、窗子，到處抹洗。人家瞧得多了，過意不去，閒着時，也照個樣：一塊抹布，一桶水。

也忘了那一天，他老領了行裏的鐵門，踏着「老爺」車回來。

推開紅門子後，隱隱約約間他老似乎瞥見小女兒阿清蹲在廚房門邊玩水，他老馬上虎起氣，開口就罵。

——死女跑，又玩水啦！

待到罵的返轉臉來，他老愕然了！竟會是她——隔房人家。……

當晚，他老硬着頭皮把尷尬事向老妻說了；聽的氣得周身發抖。……這一捱直到月底，一切都不出所料，那個男人人家來交租時，順口這麼交代：

——阿叔，我底要搬，……呢個房好熱！

——呢個房好熱！嘿……嘿……嘿……

他老綽綽地笑了一陣，二胡絃子的東西又在太陽穴裏崩崩作痛，他老悶不透氣，又溜出去了！

照例又是停車場邊樹底下，這是他老的第二家……條條樹根碗口大蛇那般的露着粗身，蜿蜒在黃土外邊。飯後出來散步的，沒生意兜的「霸王」車夫，都愛把屁股靠在樹根上，然後，悠閑地搭訕着，或撮起嘴吹起口哨來。……

他老蹲在一旁聽一個老人家談論世界大事。悶得很的心，漸漸地給風吹散了，不禁一陣暢爽，綽綽地笑了！

尖着耳朵，老人家的一言一語，他老都感到很有意思，他老雖不懂的那內容，却聽得忘神，不想這時肩膀却被人猛打了一下。

——吳發兄：

隨着聲音，他老返轉頭去，迎面是一張映着燈光的黃臉龐，乾枯的嘴唇開個圓圓，嵌在裏頭是幾顆黃污牙齒。見着來者，他老高興地叫了一聲：

——雅片仙！

兩個傢伙肩并肩，直朝吉寧人茶舖走去……

——前天，遇見大嫂，知道你現況困難，想鑽……

兩杯咖啡捧上來，雅片仙像遇着寶貝似的，馬上呷了一口，然後才接着說：

（下續第十版）

詩三題

新人

——路鷹——

都蘊寓着透明如太陽光的新的意象。

太陽

在這里，草、花、樹是常青的。
（你是我殷切憧憬的唯一所繫）
把全地球植物的向日性移注我體內，
我要赤裸的，繁殖向上、向天空、向你。

想念一個人的時候

在明天的無限深黑的夜里，
遂會有春天的燦爛的百花
和林鳥的羣唱
來投附我小小的夢的園圃。……

昨天，我還微卑的蜷縮于晦澀的牆腳
對自己展露着白的生命頁；
今天我醒來，太陽照着我，
我驕然發覺自身是赤裸的，
而我在人前步過的姿勢
竟是如此磊落而寬闊：
一瞬間，為我睜忘已久的
明朗潑辣的生活和笑態
（那因夜的黑暗的無邊的浸濡
而被遺落在時間的無痕迹的長流里的）
都重現在我的身上，
于是，說話、流汗和世界的面貌
以及一切的存在

南大和她的畢業生

陳生

再過三個月，南大的第一批畢業生，就要學成離校，各奔前程了。在這離校的前夕，四年級的同學們，心意實在有點茫然。本來，大家對畢業後的升學和就業，還具有相當信心，但評議會報告書的公佈，却給這信心蒙上一層迷霧。

同學們平時談起或問起這樣的一個問題：「畢業後做什麼？」被問者確實是無法作肯定的回答，所以最適當的回答是「不知道」。受了四年高等教育，而出路還是這樣的迷茫，這確是華教知識份子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誰來為第一批畢業生指示或安排升學和就業的門徑呢？俗語說，天助自助

者，求人不如求己。南大本身應就力之所及，協助第一屆畢業生解決升學和就業的難題。當然，大學的任務不在於為畢業生安排出路，但給予關懷和協助也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何況第一屆畢業生的遭遇和表現，對南大將來的學術地位和前途將起一定的影響。

所以為了南大的利益和畢業生的利益，我願意在這兒提供一點南大如何協助畢業生就業和升學的意見，以供參考。

（一）南大應盡力協助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到各外國著名大學深造。

我們知道，在南大發展過程中，如何聘請良師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殖民地的長期統治，使得本地缺少專家學者來充任大學的教職。因此過去三年南大只能由海外聘請師資。也就因為這樣，使得南大的教學效率，和行政效率，難免受了一些影響。這樣說，並不是要貶低南大教職員的才能和學問，而是說由於他們多是外國人，不熟悉本地的情形，所以辦起事來和教起學來，效率難免受一些影響。

如果南大能盡力送一些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出國深造，將來學成之後，回來南大服務，對南大將有莫大的好處。因為第一，他們是被選擇出來的少數品學兼優的畢業生，所以深造回來，必然學貫中西，無論是品德和學問，都足以充任名副其實的良師。第二，由於他們是土生土長，馬來亞是他們的祖國，所以他們為祖國的高等教育服務，必然是既忠誠又熱情。第三，由於他們熟悉本地情形，具有馬來亞觀念，知道馬來亞所需要的是怎樣的學術人才，所以辦起事來和教起學來，必然是切實有效，而學生所學得的知識，也必然學以致用。

（二）南大應盡可能錄用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充任各院系的助教。

一位良好的助教，對於學生學業的進步會有莫大的幫助，但他必須要具有足以幫助同學解決困難的學識；他必須要深切了解同學的困難是在甚麼地方；他必須和同學打成一片，進行具體的指導，他的為人必須受到同學的敬重。

我以為南大各院系裏面，具備這些條件的畢業生，將是不乏其人，所以如果加以錄用，一來可讓一些無資力升學的品學兼優的畢業生，一方面能為母校服務，一方面能在服務中進修，二來對同學的學業將會有切實的幫助，對提高南大的學術水準也會有所裨益。

（三）南洋研究所應栽培一批本校的畢業生成為學術研究人材。

本校南洋研究所的設立，具有深長的學術意義，無論是校內或校外關懷學術研究的人們，都對它寄予莫大的期望，希望它能為馬來亞和東南亞培植學術的花樹，開出美麗的學術花朵。

南洋研究所如果有一些學術上的表現和貢獻，則對南大學術地位的提高，將起促進的作用。現在研究所經過兩三年的經營，資料和圖書設備方面，已經稍具規模，但由於沒有專職的研究員，所以還沒法展開規模較大的學術研究活動。

如果從各院系中選取一批具有相當獨立研究能力，富有寫作能力，對研究工作有着濃厚興趣的畢業生，充當研究員，對馬來亞以及東南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史地文教、科學等方面，負責收集資料，整理資料，進行有系統的分工合作的研究，經常出版學術性的書刊，把研究心得，公諸於世。這麼一來，一方面培養一批學術人材，一方面學

術又有所貢獻，而且會給雲南園增加學術研究的氣氛，對南大學術地位的提高，一定會有所幫助。

在南大目前的條件下，可以不必要考慮這批研究員的學位問題。只要能作到切培養一些學術人材，倒可不必要頒發高一級的學位。南大可把這批研究員當作半職業性質，兼任助教、行政、編輯、文書、圖書資料管理等工作，而在經濟上給予適當的照顧。這倒可使本校的一批畢業生，得到深造和職業的雙重機會。

（四）南大應盡力協助與指導一般畢業生的就業和升學。

上面所提出的三點意見，是針對南大有特殊關係的少數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而說的。至於一般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南大也應該加以盡力協助。例如下述兩件事是應即時着手進行的：

（1）與星馬文教機關、工商企業、政府部門，取得聯絡，調查就業機會和條件，指示畢業生就業的門路。

（2）與世界各國大學聯絡，供給升學的情報，爭取本校畢業生免考升入各國大學深造。

南大要有效地對第一屆畢業生的就業和升學有所協助，有需要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負責進行。第一屆畢業生南大的長子，她當然不願意看到她的長子一離開家門之後，就走頭無路，成為無所事事的浪子，所以她當然是協助之而唯恐不及。另一方面，我們也誠懇希望星馬文教機關、工商企業界、和政府部門能與南大合作，協助解決第一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

（本文接自第九版）

——我返回家，想來想去，……哦，你老也野總唔適合，生意麼，無本，還有的，你老總唔作的，……後來，我想起，吳發兄，你老願不願意作？

——七野，七野工？我作，我作！

——派報，黃山區，近你老住家，明天一早，我來叫你……

派報——吳發他老心裏琢磨了一陣，眼珠子直往那個敞開的污黃上衣口袋，在風的攪動下，它映着大燈光閃閃地跳着……

——死活總得拚一下！——這麼一個念頭一萌起，他老馬上向雅片仙點點頭。

——喂，邊個的？做七野唔派？

又起了迷惑，他老就這麼問。這樣個日子，誰會無緣無故扔下活兒，況且，按規矩，如果自己不派，讓與同業，還須發些「甘仙」作為酬謝的咖啡餉——這種不明文定下的規矩，他老已經探詢過了！

雅片仙嘿嘿地笑着，但却掩飾不住那不自然的模樣，他說是朋友的，這個吳發他老可不信，所以要在舊底，還要給回「甘仙」。雅片仙拗不過，最後，才說：

——吳發，係我老爺的！
——七野，雅片仙，攞着金、潤氣嘅！

——丟！潤七野氣！

雅片仙抹了抹嘴脣，遞給吳發他老一支「海軍」牌香煙，劃起火，然後，深深地吸了一下，默然無言地對着吳發他老笑，似乎已讓那吸的煙圈在肚皮兜了一圈，他這才把冒着煙霧的嘴挪動：

——我老爺麼自己一個，用度比你底少！

他老左右總覺得有點不對頭，雅片仙撒了一大堆謊動他老，最後，似乎已經撒完了道理，就氣呼呼地嚷道：

——吳發兄，一向我老爺將你底當兄弟睇……以前，我老爺個你底唔通，想當時牛車水個陣，我老爺罹病，你底出錢出力，我老爺幾時開過口講聲唔要，你老真係個婆娘，……好，唔使甘客氣，明天，我老爺上來搵你底，返囉！

說完，立起身，順手由袋裏拋了一個兩角的銀子，留下吳發他老自個兒，走了：

一回到家，吳發他老又聽見老妻喃喃地罵着話。他老心情正個開朗，好歹地勸起他來，那知却觸怒了地，兜起臉，狠着指頭指向鐵桶裏那絞纏成堆的衣服，迫着要他老去晒。他老心裏明白，這是慣有的事。天一發亮，那個渾號「妖精」的女隣家，總是急冲冲地由房內趕出來，霸住了冲涼房。然後，匆匆忙忙地洗着

衣衫，匆匆忙忙地洗澡，等輪到他老妻時，那個却已經五個洞窿五根竹竿，扯起花花綠綠的「萬國旗」迎着初陽溫暖去了。今天，夕陽都已經不見紅臉了，那些乾樹皮硬的衣衫，却還在黑暗搖恍。

——死人皮，晒晒乾……
——唉，嘖嘖，作七野開口傷人，這這……

——好哇，你個老唔死，幾時抵着呢個「妖精」個糖水？竟敢……

他老就在老妻兇兇狠狠的罵鬧中，把鑰到「外路」的事，告個清楚。那聽的氣憤上欽息了。過後，又東一句西一句問個不休……

一連好幾天，廳子裏那只 Made in Germany 的鬧鐘，一到長針搭在 12，短針落在 4 的時候，馬上就在幽暗的空間，抖起鈴鈴的響聲。

他老這時候一滑像就被窩裏爬起來，顛着昏昏沉沉的腦袋子，趕進冲涼房，冷冰冰的清水，淋濕了他老個花白頭兒，然後，依依哈哈打起噴嚏；然後，茶壺杯子響起聲音來；然後，靠在那個白髮大伯公繪像的腳底下，痠着牙床，咬咯吱咯地咬着隔夜的硬麵包……扭開紅門子；然後，推着「老爺」車，在晨霧迷茫，路燈慘白的馬路上，咬咬地踩着踏板來……

牙齒似乎不屬於他老自家的，他老制住它們，但它們却乎乎抖動着；雙手也不聽支使，竟得地顫慄着，車跑起就像蛇子那樣彎彎曲曲。迎面晨風一過，整個身子就是一陣痠痠，溫在肚腸的熱咖啡早已經失去了效力。幾次他老支起精神靈快地踩，想藉着運動時的體熱抵禦寒氣，但到底是上了年紀，何況，輪子旋得越快，冷風就越來越兇猛……

第四天，在行裏門檻上，竟對烏吉婆打起盹兒來……

實在是支持不下了，那天清晨硬起心腸，把酣睡着的阿江拖了起來……

在馬路上，輪子吱嘎得比往時響亮，有點譏嘲似的。他老這時候，是有生以來所感到的最大羞憤和慚愧。泡着依稀淚水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那縮着的小手兒在待得抖，他老幾次三番止住車制子，想叫兒子回去；但那可怕的思慮就馬上向他老威脅：

——萬一有一天，我老爺……後來，他老索性把眼光支開……不久，又偷偷地瞥了一眼，最後，實在忍不住，粗手兒就在沒梳的軟髮上輕輕撫摸起來……但那可怕的「有一天」，却終於來了……

那是第八天，他老一聽到鈴聲，一滑像爬將起來，眼前黑上一片漆黑，……他老躺在床上，竭息了一陣，但四肢這時候却是

軟軟的沒一絲力氣，幾次，硬起心腸，一爬一爬地支起身，但總不濟事，腳一着地，那漆黑的烏雲又迫壓過來……

「老爺車」代換了主人，已經由阿江一拐一拐地歪着後股，在晨霧迷茫，燈慘白的馬路上，朝坡底直去了……

以後，他老似乎聽到老妻在旁啜泣，還滲和着阿清的鼻涕聲……他老想睜開眼皮，開口制止她們：不要傷心。但是，他老竟疲倦到連這些都沒力氣作……

到底是過了多久，他老也莫明其妙。……耳旁邊開始添多些陌生的聲音，間還雜着吱利咕嚕的「紅毛話」後來，身體竟落在水裏似的浮動起來，這意識弄得他老想高聲求救，不久，才發覺到，自家是給人抬着走……明白當前的情境，他老腦袋子麻線一樣亂糟，一直想掙扎，一直要睜眼，他老收集全身體力，一，二，三，睜；一，二，三，睜，睜……

終於，是睜開了。一映入眼簾是明朗的白天，是淨潔的天花板，……按着自家經驗，他老知道自家正在樓梯間，……一下，兩下，一彎，兩轉，兀的，竟旋個厲害……又是那片烏雲……

隱隱約約間，他老聽見一聲：鈴……身子失去控制，竟往前直奔過去……

華族語文在國家中的使命

· 江上林 ·

凡是稍為關心我國事務的人，都會看到復什的語文體系在我國社會中確是一個值得爭辯的問題。根源於意識觀念上的不同，得出一切對於有關語文的看法也就不能完全一致，而且也是難以一致的。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理由在於從不同的或者是錯誤的基礎出發，得出來的結論自然有所不同。那麼問題就在於怎樣從不同的意見中來尋求一個一般的和共同的基礎，從而獲致正確而現實的結論。

人們在看待華族語文這一極端現實問題的時候，同樣也是基於錯誤的或者是心理狀態失却平衡的情況出發，因而對於華族語文以及其在國家中所肩負的神聖時代使命，一向都缺乏中肯的論斷和公正的估量。倒是從許多錯誤的論調中看出許多對於華族語文的不正確看法。這確是一個並不算是好的現象。

從錯誤論調談起

為了從比較正確的基礎出發來討論華族語文在國家中所肩負的使命，那是非常有必要先從許多錯誤的論調中來探討這一問題的價值以及和這一問題有關的其他問題。

第一，關於「一種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從這一問題本身的性質來看，絲毫也用不着爭辯：它實在是個具有極其濃厚的種族色彩，並且又是超越了現實和超越了歷史進程的問題，令人驚奇的是，在馬來知識界中持有這種看法的倒也相當普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代表了馬來知識界的巫文前鋒報，就曾經在去年十月廿日提出了基本上是反映了這種論調的看法。

該報這麼寫道：「在獨立後的馬來亞，華語華文的學習仍甚重要。不過，只有採用一種國語國文（即巫語巫文）方能提高行政效率，並促進各民族的團結。」這種缺乏全面性的說法早已被人們廣泛所駁斥。理由在於民族的團結與否，主要關鍵在於民族權利分配得公平不公平，而不在語文統一不統一。當然國語國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促進民族的團結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比上述這一見解更進一步的本地著名馬來學者瑪吉先生。在他看來，在他看來，「一種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口號，反而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理想，並且為了肯定這一理想的重要性，他還這麼強調說：「要是這種理想是源自人民的覺悟，我看不出為何不應實現的理由。」假如這也確係一種理想，那就等於說：不正確的人為手段是可以取代自然發展規律；同樣的理由也等於是民族主義的失敗和種族主義的抬頭，這難道也是好的理想麼？

問題似乎應該是這樣：以一種語言和一種文化為基礎的單一

民族，如果我們必須承認現實，那麼這應該是一種需要經過長時期才能實現的東西，也應該是一種歷史進程的自然產物，而並不是一種理想。為了證明這種說法之不誤，讓我們看看經過三百餘年西班牙殖民地統治的菲律賓，在這漫長的年代裏，儘管西班牙大力推行西班牙語，大部份菲律賓人還是說着九種語言和九十種方言，而講西班牙語的只佔三巴仙。由此可見，任何阻礙自然發展規律的做法，都必然要遭到嚴重的失敗。如果我們期待上述這一理想的實現，那就必須讓它從自然中去形成。

第二，共同語文是效忠的唯一工具。為了替「一種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尋找藉口，在我國社會中又出現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那就是不現實地強調共同語文是各民族顯示效忠的不二法門。為求達致這一目的，各民族人民就必須精通共同語文（巫語巫文），各民族學校必須儘速採用以國家語文作為教學的主要媒介。顯然，這又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原因在於強調這種見解的人，只是從表面的現象出發，並依據主觀的想像來推論到超越語文本身的可能功用——效忠目的。

事實上，國民的效忠不效忠，不應是而且也絕不可能是取決於語文形式的統一與否，而純然在於由表達人們思想意識這一語文內容是否一致來定奪，比較具體地說，那就完全必須從具有一百巴仙國家意識的教學內容（並非一定需要單一無二語文）去著眼。如果我們不是這麼強調的話，那麼在一些統一的国家中或者是在同一民族的社會裏，所溢現的不同思想主流，以及這些主流所引起的對立和衝突，將不能得到滿意的解釋。

形式不能決定內容，這是誰都必須承認的真理。在語文與效忠的這個問題上，聯合邦印度教師總會就曾經這麼聲稱說：「語文並不會影響民族對國家效忠的心理。把巫文列為必修科，其他民族的教學語文應讓它繼續下去。多種語文並不會影響本邦的文化。」（見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南洋商報）。

問題似乎很清楚，在我國這麼一種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特別強調各民族對國家效忠問題，應該不至是必要而且是正確的。問題在於提出服務於這一目的的方法，根本上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無論如何人們是難以同意促成各民族效忠的全部任務必須由統一語文來負起。

完全是實際而可行的辦法，倒是應該在所有「不同媒介語的學校中，在共同的學制及共同的課程裏，培養出共同的民族性格，促進共同的文化體系；這就是，星馬的各種母語學校，應該有

共同的教育目標，通過共同的教育形式及教育內容，運用不同教育媒介，求取共同的教育效果（自然這也應該包括效忠的目的）。」（嚴元章語）

從這一基礎出發來看待華語華文的問題，不但不會和效忠的問題有所衝突，反而由於純熟地運用這一自然媒介語而加強了政治（國家意識）和文化教育的效果。這又有甚麼不好呢？

第三，發展民族文化與種族主義嫌疑。曾經也有人這麼說，發展民族文化就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嫌疑，這是一種極其危言聳聽的論調。顯然這些人是把民族文化和種族主義兩個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東西等同起來看待，這在我國這一多元民族的社會中，而尤其是各民族不論在任何方面的發展都還存在着極其不平衡的時候，這種言論將導致在民族大家庭中掀起民族的一方對民族的另一方產生猜疑和恐懼的心理。從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利益出發，自然易于看出這一種極其不幸的惡毒謠言。

發展民族文化是否就是具有着種族主義的色彩，這是必須從內容上來本質地區別它們之間的分野。這也就是說，是否具有種族主義的色彩，那是應該從所發展的文化內容去檢視它的性質，從而得到明確的結論。假使任何一種文化，並非從宣揚種族文化入手，而是通過各種不同的媒介，發展以馬來亞為中心的馬來亞民族文化，那麼人們就要發覺這並沒有什麼不該的地方。

基於上述這一性質，作為構成我國語文體系一致的華族語文，其所發展起來的文化，自然應從本質上確定其為國家文化的一部份。

什麼是華族

語文的使命

從所有以上對於語文各種錯誤觀點的探討中，已經給我們概括的了解到馬來亞各民族語文都同時具有許多共同的使命，在馬來亞各種不同的事業中，也必然將起着重大的作用，為國家作最大的貢獻。

為了說明語文在國家中而尤其是在社會文化中的總體功能，這就非常有必要首先指出語文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假定我們深入地探討，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語文和社會文化乃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性。就一方面說，語文是文化發展的形式和工具，但不能把文化及其個別要素的發展跟語文的發展混淆和等同起來，文化的社會內容是隨着社會發展上每個新時代和新形態的出現而改變的。而從另一方面看，語文則保持不變，它並且是一視同仁地既替舊文化服務，也替新文化服務。語文永遠是全民的。這就是語文所具有的獨特性質。

從語文獨特的性質中，同樣也就規定了華族語文在我國這一新興國度中特別是在新文化建設過程中所肩負的神聖時代使命。

首先，就學術文化來說。我國由於長期以來就受到殖民地主義者的統治，在宗主國貪婪無厭地渴求經濟利益下，民族文化的發展不是受到完全的漠視，就是統治者致力於開展以喪失人民民族意識為目的非民族的奴化教育。這就是我國長期以來文化落後的基本根源。

獨立後的馬來亞，一切都需從頭做起，而尤其是儘速建立一支以馬來亞意識為基礎並服務於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文化，更是我國文化界在現階段中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華族語文秉承着其豐富的文化遺產，不僅將有助於充實其他民族語文特別是巫族語文的語彙及其文學、藝術的內容，而在整個馬來亞新文化生命中，也必然將灌進性質強勁的血液，為新文化的發展和充實提供了非常可貴的條件。

在創造馬來亞文化過程中，華語不但能夠而且應該，不僅應該而且必須是成為促進馬來亞民族主義的媒介和工具。在這一條件下，除了被充份用以傳播馬來亞意識之外，一方面就是阻擋了通向中華文化的馬來亞窗戶，從而豐富我國的文化寶藏；他方面又可促成馬來亞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

馬六甲石鐸教授對有關建設馬來亞新文化問題曾經這麼說：「馬來亞必須具有一個共同文化」因為文化並非玩物，而是關係及經濟、政治、家庭生活、道德等。然而共同文化却不能在一紙命令下造成的，也不因政客及其他人士希望而就到來。它必須緩慢的長成，目前所能做到的乃是確保共同接觸的媒介，諸如規定共同課本等。」（見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南洋商報）

石教授這種從歷史觀點出發來推論到馬來亞新文化建立的途徑及其實現的可能性，乃是非常現實和合理的見解，非常值得馬來亞新文化工作者的借鑑。

其次，從實用價值着眼。在前面的談話中，既然肯定了語文應該是無條件地為全民而服務，那麼聯合邦華族人口佔全數（6,278,763）的37.2%，星洲則佔人口總數（1,445,879）的64.3%。從華族語文擁有的這一龐大的語族看來，正好說明了其在服務於衆多的人口上，已經存在了重大的價值。

如果再從華校的學生人數來看，聯合邦（1953年）佔348,057人，星洲能操華語者佔257,482人，能說不能寫者佔220,387人。可見保持以華語作為這一語族的媒介語，並且以之成為發展母語教育的工具，實是現實而合理的事。尤其重要的，那就是由

于在合理地安排了語文制度等情況，那將有助學校為國家正常地培養各種專門人材，以供建國之需。

從上面這些實用價值說明看來，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結論說：既然華族語文肩負了這麼重大的使命，那它的功用應該是冠于其他民族的語文了。這是絲毫也用不着分辯的錯誤：一方面是認不清國家的文化必須是由各民族語文共同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却或多或少地否定了民族共同語文（國語國文）在國家中所佔的主導作用。

有必要附帶地指出，作為一個國家中的民族共同語文，並非毫無根據地選擇和規定，而至少必須從下列的條件去考慮，那就是：（一）具有國家象徵性。（二）流行的地域最為廣闊。（三）在一國中為人數最為衆多的人所通曉。因而在有着這些條件作為基礎的民族共同語文，必然將有助於促進各民族人民的感情，溝通彼此之間的思想，從而加強民族的團結和合作。可見民族共同語文在一個國家中的重要性，是必須客觀地給予肯定的。華族語文一方面固然可以強調其肩負使命的重大，但却不能過於誇大其作用，甚至錯誤地忽視民族共同語文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

結論

關於華族語文所面對的各種不同的錯誤論調，站在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利益的立場上，我們實在有必要在善意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辯論。應該指出：「一種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口號，在現階段乃是不現實和不必要提出的問題，而和這一問題極其有關的其他錯誤論調，同樣也是極其有害的。

當我們在批判了那些對待華族語文的錯誤論調後肯定：那就是說，作為我國語文體系中一環的華語華文，應該使之成為傳播國家意識和促進民族主義的有力工具，從而發展我國各種不同的事業，特別是在創造馬來亞文化的偉大事業中，更將起着重大的作用！



論婚姻問題及婚姻法令

■ 王時靜 ■

(一) 引言

隨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一個新的自治政府的誕生，不祇對舊的一切採取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新的一切也大力從事實踐和建設。

新的環境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感覺，新的改革，給人們帶來了歡欣和鼓舞也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自從新政府成立以來，就一連串通過執行了好幾項令人耳目一新的法令。不久以前，勞工律政部長貝恩氏宣佈：新政府為了保障婦女的切身利益起見，將通過制訂新的婚姻法，實行一夫一妻制。全時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供各界人士參考後，根據此時此地的實際情況向政府提供新的意見，俾政府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藍本而制訂出符合此時此地的新婚姻法。

避開其他的問題不談，讓我們反觀一下過去在社會上許許多多家庭間的糾紛絕大多數是由于婚姻問題所引起，因此隨着政府宣佈將制訂新婚姻法後，人們都表示極大的快慰和歡迎，尤其是我們——往往在婚姻上成為犧牲品的廣大婦女，莫不為此而雀躍萬分。

在這里，我們除了熱望新政府加緊把新婚姻法制訂而早日付諸實行外，更應重視當前廣大婦女的處境。由于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造成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地位，被剝削，壓迫，輕視，玩弄與欺凌的嚴重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在新的環境里是急待解決的。鑑于新婚姻法目前尚在制訂中，而身為婦女一分子的我們認為：婚姻問題只是婦女問題之一部分，婦女問題又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單單解決婚姻問題而不更確實地解決具體的婦女問題。不是基本的解決辦法。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解決婦女問題是達到婚姻問題完滿和良好解決的保證。因此，婚姻問題是同社會問題分不開的。對於當地新婚姻法令的制訂也就必然離不開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基于此，我們想來談一談婚姻與婚姻法令的問題，並且提出我們對制訂新婚姻法令的意見。

(二) 婚姻問題與社會的關係

婚姻也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

自從有人類社會的產生，就有男女互相結合以繁殖後代的行為存在。早在原始社會里，由于原始類型的集體生產或合作生產形成了部落的公共體。一切生活都以集體方式體現出來，男女結合是以雜交的形式而沒有建立正常的夫婦關係。到了奴隸社會制度時代，私有觀念產生，男人不僅擁有生產工具以及被俘虜來的奴隸佔為己有，全時也將婦女視為個人的私有財產，這樣一夫多妻制便隨着私有觀念的產生而產生。同樣的，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里都允許男人擁有三妻四妾，這種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里。

我們知道，根據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全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等內容。而婚姻問題正與這不全的政治，經濟以及表現于不全文化的不全心理素質息息相關連着。因此，男女雙方舉行婚姻的方式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配合着。組成這個社會制度的中心內容是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語言，風俗（民族性格）等，因此撇開了社會制度來談婚姻問題是無濟於事的。

在此讓我們先談婚姻問題與政治的關係吧！在人類的生活中心政治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論你是屬於那一階層的人，都一樣地受着生活于該社會環境下的政治影響。婚姻問題也是我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必然地不能例外也要受一定的政治影響，在封建社會里，由于人們受了濃厚的封建思想所薰陶，對問題的處理都顯得非常的保守，尤其在婚姻問題上更為顯著。在那時候的婦女一旦死了丈夫就永遠無再婚的機會，守活寡在當時被認為是婦女的美德之一。但是以現代眼光看來，却是虐待婦女之可惡思想與摧殘婦女青春的手段。因而在現今民主的社會里，人們不僅擺脫了已往的封建思想的束縛。全時在婚姻法上也制訂了寡婦有再離的自由，淺而易見的例子已說明了婚姻問題與政治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再次，談到婚姻與經濟的關係，婦女一向被認為是社會的依賴者是社會的寄生蟲，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舊社會里這好似已成為婦女們應走的必然過程，過去的歷史事實已載明：婦女只有一度成為統治社會中心主人而不受壓束外，還掌握社會權力。後來男性成為統治人類社會的中心，婦女從此就一直變成了男人的附屬品，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地位，即使婦女們有天才的才幹也不容有發揮的余地，因而造成了婦女在經濟上沒有適當的地位因而必須依靠男性而生活，基于此，以男性為中心的多數國家在婚姻法上都規定凡夫婦離婚以後，男的有贍養女方的義務。但是在其他一些國家里，就沒有這條法令的制定，因為在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下，男女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都平等的。因此婚姻法令之制訂也與當時當地社會的經濟條件有着密切的關係。

接着談到婚姻與民族性格的關係。由于地理環境，語言以及風俗習慣構成各民族間有其獨特的民族心理素質。各民族性格的不全不僅表現在他們的生活上而且也表現在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的精神形態上，馬來亞多元民族的實例正說明了這一點。由于民族性格的差異而形成了在婚姻風俗上的不一致。在當前的社會里雖有少數的異族通婚，這可說是例外之結合，不過我們不能說，民族性格是一成不變的，實際它是隨着地理環境的生活條件而變化的。然而由于它是存在一定的時期內，它也就在各民族的面貌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這樣看來，各民族的性格也會影響婚姻問題。

鑑于政府在制訂新婚姻法令的過程中，準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為藍本而又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來加以制訂，這是一項明智之舉，也是符合當地社會的要求。這也正顯示出婚姻問題是與社會制度完全分不開的。

(三) 此時此地的婚姻問題

從以上的談論中，已經說明了婚姻問題與社會的關係，在此讓我們回頭看看以往本邦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所產生的婚姻問題吧！

由于本邦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婚姻法令的制訂除了少部分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外，其他部分都是以英國的法律為藍本。從法律的條文看來，它是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目的是在維護男女的平等權利，可是過去的婚姻法令除了少部分被執行外，其餘的僅停留在法律的條文形式上，並且它還有許多漏洞。因此真正依隨法律而行者，可說是寥寥無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婚姻法令不僅沒有強制男女結婚時必須依法註冊，全時也允許各民族依照其風俗習慣舉行婚禮，不干回教徒擁有三妻四妾。

在這種情形下，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也就隨之產生了，法律雖規定結婚須到婚姻註冊局登記，但不是強迫的，除此，又容許各民族按其風俗舉行婚禮，不過法律上又不給予承認。這樣許多人在結婚後由于夫妻間在思想感情上合不來，不論它是雙方自願或單方面要求提出離婚，一概都不為法庭所接受，其次對於結婚時到婚姻註冊局註冊登記的人來說，由于法律上僅僅承認其到婚姻註冊局註冊者為其妻子，這樣一來，一個男人雖會到婚姻註冊局登記，而法律條文雖然規定為一夫一妻制，可是他卻可以擁有多個妻子，這是法律上的漏洞，因為法律上只承認辦理婚姻登記手續者為合法妻室外，其餘不承認為合法妻子。而實際上他便是個擁有多妻者，法律上却不加追究。雖然為法律所承認的妻子可以依法控告其夫犯重婚罪，但由於經濟掌握在男人手中，作為妻子的也就只好忍氣吞聲地「讓他去」了。

由於本邦過去雖有婚姻法之制訂，可是舊政府並沒有嚴厲去執行，加上婚姻法令本身有漏洞，遂造成了多妻制的不良現象，並且產生了許多婦女被玩弄、被遺棄，她們不但沒有權利向法院提出申請離婚的權利，也就更談不上領取贍養費了。她們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就只好含著眼淚墮落下去，當舞女，女招待以及妓女……這些遂由婚姻的問題而演變成爲婦女問題，由婦女問題又造成了複雜的社會問題。

(四) 對制訂新婚姻法令的意見

以上我們談過了此時此地由婚姻問題所引起的許多問題，而我們又參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之後，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除了少部分不適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外，大體上應該可以被採納而制定成爲本邦的新婚姻法。

現在就我們對制訂新婚姻法的意見提出如下：

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為制訂本邦婚姻法的藍本，我們以為在法令第二章的結婚條文中多一項規定：

不從事正當職業者不許結婚。

許多人，尤其是一些不務正業的郎噹青年，由於他們長期為非作歹，一向抱着

玩弄女性的態度，根本不重視結婚的意義也不把結婚當成一回事。在他們認為結婚只不過是為玩樂。因此當他初婚的時候往往對待妻子貌似卿卿我我，日子一久他就會對妻子冷落，甚至遠走高飛。雖然在這個時候女方可以提出離婚，可是在精神上的痛苦是難於領受的，無形中等於摧殘了她的青春，斷送了她的幸福。雖然在法律上允許她再嫁，但在過去舊社會的殘存遺留在人們思想意識的封建觀念還相當濃厚，總認為被人遺棄了的女人總是不好的，這樣一來婦女的經濟生活不但遭受到打擊，她的青春也無形中遭受到摧殘。基於此，政府必須嚴厲規定，凡是沒有正當職業無賴之徒的人們應禁止其結婚。不過在處理過程中應謹慎從事，即不應把本來有正當職業而目前正處在失業的人與無正當職業者混在一起而以同樣的態度去處理。

第五章離婚條文中應增添條文如下：

不論男女雙方在婚姻註冊局或按照各民族風俗舉行婚禮而成為合法夫妻者，不論男女雙方自願或單方都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離婚。

鑒於過去舊法律只容許在婚姻註冊登記為夫妻者，始有權利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離婚，但是由於星洲是個各民族雜居的地方，許多人都按照各民族自己的風俗舉行婚禮，很少到婚姻註冊局去登記，這樣一來，一旦夫妻之間發生齟齬而難偕白頭之際，不論是雙方自願或男女單方提出離婚，高等法院一向都不接受申請。

第八章附則第26條：違反本法者，依法制裁。

這條文過於抽象，按照如此規定，可能造成違法者的漠視而明知故犯，因為有者故意違法是為了拋棄妻妾而再行另取一新妻子。因此我們認為此條文應明文規定：凡初次違反本法者將被罰款不超過二千元或坐監一年，再犯者可能被罰款不超過五千元或坐監兩年，或兩者兼施，以此類推，高等法院有權按照案情的嚴重程度而增加處罰。

又同條內：凡因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的死亡或傷害者，干涉者一律應負刑事的責任。這樣規定也同樣過於籠統，此條文應明文規定：凡因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的死亡，應被罰款及坐監。凡親身去傷害被干涉者，則更應受「殺人者死」的死刑處置。

除此之外，對於回教徒的婚姻的處理問題，照勞工律政部長的意見，認為基於回教教規容許回教徒擁有三妻四妾，因此在新婚姻法令中將不給予規定與干預。照貝恩部長的意見或許是為了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與風俗習慣。但是我們認為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與風俗習慣，應該基於不妨害社會道德與風氣為原則，倘若違反這些原則者都應該給予廢除和制止。假如在新婚姻法令通過執行後，尚允許回教徒擁有多妻制，這正違反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和風氣。同時這也是違反了廣大回教婦女的利益。許多回教婦女領袖也會再三地提出反對回教徒擁有多妻制，以保障回教婦女免遭遺棄而無依靠時淪落為充當不正當的職業，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道德與風氣。基於此我們希望新政府在制訂新的婚姻法令時，對

(下接第八版)